

M9
K928.43
4

西 湖 古 今 談

沈 風 人 著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南京圖書館藏



3 1796 8881 1

讀西湖古今復原稿

沈風人先生以所著西湖古今談原稿相示，使我得先覩之快。我於西湖，可謂第二故鄉。幼時求學於此，中年卜居於此，勝利後復無家可歸，即僑居於此。先後凡十餘年矣。湖上勝蹟，大都游過；然不善考據，懶於探索，到處徘徊徜徉，不詳其史蹟。此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今讀沈先生之著，始恍然於各地之典故。今後重游，當更增懷古之情矣。沈先生考據精詳，文章暢茂，使人樂於閱讀。此書誠為最良之西湖導游者。

卅七年二月廿一日

謝子楷

讀後記。

陳偉球先生序

來滬兩年，我祇有一次機會去過杭州，幾天內除了匆匆地遊覽了一次西湖，欣賞着表面的山色湖光之外，對於西湖的歷史知識，知道得可說實在是微少得很的。然而在這方面卻有風人先生彌補了我的缺憾。

風人先生以「西湖舊事」為題材，連續地撰寫了四十篇的文章在大公報大公園發表，由於他文筆的流利，掌故材料的豐富，會引得不少讀者的愛好。這年頭要想寫點雜文之類的文章原就不容易，「西湖舊事」的體裁雖是記述着掌故，實在卻偏於雜文，我們在其文中看到了他描述下的歷史人物，有其荒淫奢侈晏樂湖山的南宋和明末的君臣，也有正義凜然忠貞不貳的忠臣烈士，而所謂詩酒風流，高人雅士的流風餘韻，無一不在他的筆下顯出了真面目。更由於了他的刻畫，使我們知道過去號稱為「天堂」的杭州，能生活在「天堂」裏的也不過祇有那些荒淫無恥的昏君和佞臣之流。

也正因其如此，西湖之所以能使人迷戀，雖是地理環境使然，但若沒有了歷朝以來這些人物不斷地在這裏晏安和享樂，沒有那些賢君良臣不斷地建設，經歷了這許多人事滄桑，西湖將不知成爲什麼樣子了。歷史與西湖的關係是相互聯繫着的。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勝利之後數年，西湖又是一番新的景象，看了西湖之濱的一片繁華熱鬧，恐駭之南宋明末時代，不見得會怎樣的遜色吧？塞威已盡，眼前又臨到春暖花開的季節，但願曾在湖上遊樂的人們，讀了這幾十篇文章之後而能發生一點「弔古傷今」的情緒，也就是很值得的事了。

卅七年元宵前夕，於申江厚德大樓。

作者自序

偶然寫了幾則以西湖掌故為題材的雜文，隨便標上個「西湖舊事」的副題，拿給大公報大公國發表了。由於讀者和編者的鼓勵，又繼續寫了下去，自己興趣也跟着漸漸地濃厚起來，覺得西湖所包含的史料實在太豐富了，特別是在南宋時代，西湖在偏安之局中，儼然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上自帝王將相，下至販夫傭婦，他們在這裏演出了無數歷史性的故事，荒淫與嚴肅的兩面，也刻劃得更為強烈。於是，我企圖透過這一切人物、掌故以及所謂「名勝古蹟」，勾勒出舊封建社會的全貌。如果「鏗往知今」，讀者所得到的更多於「思古之幽情」，則這本小冊子，總算沒有白寫了。

因為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所以在報上發表時，沒有一定的次序，爲了要印單行本，雖會略略整理了一下，但舛謬之處，仍所難免，還望讀者指正。

一九四八、一、二八、於湖上。

西湖古今談目錄

湖上風光近若何	一
夕陽荒草弔雷峯	三
事過煙殘月老祠	五
幾點鴉飛孝子坊	七
松下獨留雙弔墳	九
錢王宮殿枕荒城	一
是處深山堪避世	三
山下猶存八卦田	五
立馬吳山第一峯	七
廳前老荻飛秋雪	九
西湖雖好莫吟詩	一
梅鶴當年共結鄰	三
風雨來訪武二墳	五
寺門常似獄門關	七
直把杭州作汴州	九
南渡倉皇又鬪牆	一
真是瑤臺第一重	三
沙漠能傳二帝書	五
鳳凰山上起樓臺	七

千古冤沈三字獄	三九
空老湖山百戰身	四一
誰復尊前念老翁	四三
我到墳前愧姓秦	四五
蔡養湖山不出征	四七
未聞函首可安邊	四九
楊柳春風丞相府	五一
方今無事不丁董	五三
笑迎珠履三千客	五五
叢祠會傍水仙王	五七
死前恨不見中原	五九
一艦慟哭冤少保	六一
坐對江湖多冷面	六三
橫江猶憶戚家軍	六五
欲扶危局嗣東林	六七
浩氣長留浙海東	六九
錢塘太守醉西湖	七一
江南父老望蹕山	七三
鋤奸未滅馬瑤草	七五
梅敦生在帝王家	七七
未妨憤世作清狂	七九
中興名臣推左會	八一

一將功成萬骨枯	八三
小園一曲春何在	八五
誰與斯人慷慨同	八七
行雲流水一孤僧	八九
岳王墳西是妾家	九一
小名應喚菊夫人	九三
自負瓶沈身更死	九五
豈獨傷心是小青	九七
偶同蘇小住錢塘	九九
杜鵑血染女貞枝	〇一
秋雨秋風愁煞人	〇三
西湖歌舞幾時休	〇五
春來三竺看香汛	〇七
畫船名好記當年	〇九
可憐人賤不如泥	一一
七星缸壓火龍飛	一三
百年劫燼紅羊去	一五
荒邱應有招魂聲	一七
卅載滄桑付舊編	一九

湖上風光近若何

第四卷
藏書

(南)

南京圖書館藏

西湖在杭州之西，故名。但以西湖名者，不止杭州。昔蘇東坡守杭，頤，皆有西湖，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萬里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江頤及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王暉作西湖考，臚天下以西湖名者，凡三十有一，求其山水秀麗，則未有如杭者，故杭之西湖特著。杭之西湖，舊名錢塘湖，又曰明聖湖、金牛湖、石函湖、高士湖、西冷湖、西子湖、放生池。水經注云：「湖有金牛，神化不測」，這大概就是明聖，金牛之名所由來了。

西湖的歷史很悠久，南宋可說是它的黃金時代，可惜這時代不能久，送了汴州，也就送了杭州！元朝認為西子亡吳，西湖亡宋，頗有點不敢領教。西湖因此「沒為菱田荷蕩，如野陂然。明初湖仍不修，六橋之西，盡成池田，桑埂中僅一港可通酒船，景泰七年，鎮守浙江孫元貞始議開闢，歷弘治正德拆毀田蕩，漸復舊規」。到了南明，大概又很有一點南宋氣象了，不知是由於兵亂，還是清人也和元人抱了同一心理。「清初湖復失修，淤泥菰葦，充塞瀾漫，兩隄六橋及諸名勝，傾圮相望」，張岱「西湖夢尋」，只好從夢裏尋尋往日的風光了。一直到了康熙乾隆時代「漢奴」已被統治得服服帖帖，那些佛爺們聞得慌，就「屢次臨幸，守土者乃浚治西湖，闢孤山，以建行宮，疏湧金門城河，使達御舟，至城內之行宮，自時厥後，歲修罔懈」。西湖又恢復了往日的繁華。民初某氏筆記云：「十餘年前湖濱地價，計值甚廉，自某官廣置數十畝後，非鉅富幾不能得一席地。」更可見民後西湖發展的一斑了。

西湖十景，創自宋人。而元時有所謂錢塘十景者，曰六橋煙柳，九里雲松，靈石樵歌，冷泉猿嘯，葛嶺朝暾，孤山霽雪，北關夜市，之江秋濤，兩峯白雲，西湖夜市。清康熙南巡，御題十景，一仍宋人舊作，僅有一二字出入。張岱西湖十景詩云：一峯一高人，兩人相與語，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兩峯插雲，兩今作雙）湖氣冷如冰，月光淡於雪，肯棄與三潭，杭人不看月。（三潭印月）高柳蔭長隄，疏疏漏殘月，蹣跚步縵沙，恍疑是踏雪。（斷橋殘雪）夜氣滄南屏，輕嵐薄如紙，鐘磬出上方，夜渡空江水。（南屏晚鐘）煙柳暮桃花，紅玉沈秋水，文孫不勝夜，西施剛睡起。（蘇隄春曉）頰上帶微訕，解頰開笑口，何物醉荷花，暖風原似酒。（麴院荷風）深柳叫黃鸝，清管入空翠，若果有詩腸，不應比鼓吹。（柳浪聞鶯）殘塔臨湖岸，頽然一醉翁，奇情在瓦礫，何必藉人工。（雷峯夕照宋作雷峯落照）秋空見皓月，冷氣入林皋，靜聽孤飛雁，聲輕天政高。（平湖秋月，宋作平湖秋水）深恨放生池，無端造魚獄，今夜花港中，肯受人拘束。（花港觀魚）

中國人最喜歡的是十字，列舉罪狀，總是十條，擺起酒席，要滿十碗，討起太太來，最好是十個（如十美圖）。所以，各地名勝也大概總有十景，那些窮鄉僻壤，東施效顰，連水碓磨坊，泥溝土邱，都給題上一個風雅的名詞，湊足十景，實在只有好笑。但一般遊客卻又似乎非如此就不夠味，只要有一個風雅的名詞，他們連泥糞污水，也覺得大可欣賞。那些遊湖的也總是按圖索驥，先看十景，如今雷峯塔倒了，十景只剩了九景，但對那一邱殘址，也總要留戀不去，搖搖頭，嘆一聲可惜的吧。

夕陽荒草帶雷峯

雷峯夕照，原是西湖十景之一。據說「昔雷姓築庵居此，故名雷峯，吳越錢忠懿王妃黃氏建塔其上，名雷峯塔，亦名黃妃塔，或呼為黃皮塔。」「塔向重檐飛棟，窗戶洞達，後燬于火，磚皆赤色。」李長蘅詩：「雷峯倚天如醉翁」。有人又謂「雷峯如老衲，寶石如美人」。都可謂善於形容雷峯塔的情態。然而，如今除了「夕照」以外，你再也不能看見那「醉翁」「老衲」的風姿了。

杭俗有言：「西湖水乾，雷峯塔倒」。據說洪楊亂時，西湖的水的確乾過的，但雷峯塔卻沒有倒。到了民國十四年七月，西湖的水雖沒有乾，轟然一聲，雷峯塔可真的倒了！這在紳士淑女們看來，雷峯塔倒了不打緊，西湖十景，缺了其一，纔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本來，西湖十景，好像天造地設，千秋萬歲，永遠不會變似的。如今，震天動地的轟然一聲，把士女們從「團圓」夢裏驚醒了。這聲音不啻告訴了他（她）們：「天下到底變了！」

不過，愚民們的心理，卻又截然不同，「十」的觀念，在他們本來就比較冷淡。而白蛇娘娘在他們的心目中，卻是根深蒂固，念念不忘的，所以，雷峯塔倒了，他們的看法，就是被壓迫了幾千年的白蛇娘娘，得到解放了！這是一樁多麼痛快的事情。

記得小時對各種民間傳說都有偏愛，特別是白蛇娘娘這一個故事，更使我感動極深。你能說，那一個人不愛這白蛇化身的女人嗎？她愛一個人，就愛得那麼深，那麼認真，那麼徹底；當她為許宣去取仙草時，那種為他犧牲，勇敢獻身的精神，那一個不為他感動得流淚呢！甚至為了奪回她的愛人，以致水滿金山，人們也還是同情她，她對愛像對真理似

的，固執得那麼可愛。在我的印象中，法海和尚是一個潑辣的惡魔，是一切吃人野獸的代表；（雖然他口口聲聲念着佛）而許宣這個沒有真愛的昏蛋，實在是這些惡魔的幫兇。他們心目中的妖怪，在我看來，卻是些最可愛的「人」，連青蛇在內。但我疑心，爲什麼這樣可愛的人，硬要派法海和尚來磨難她，還是不這樣就不能顯出她的可愛呢？不過，我又疑心這故事也許原來並不這樣，經過一些自以爲「人」的人的修改，纔走了樣的，因爲法海和尚這些惡魔，正是他們自己的真面目。法海和尚以爲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心目中的妖怪永遠地鎮壓起來，但又不敢自己動手，而假之於許宣這個幫兇。——被雷的愛人，你想，這是多麼卑劣呀！當白蛇娘的頭被套進那個「禪鉢」時，（據說雷峯塔就是這個禪鉢）許宣猶如老鼠似的痛哭懺悔，但當青蛇要爲她的娘復仇時，他又托庇到法海和尚的袈裟下去了。

然而，雷峯塔終於坍了：「白蛇娘娘解放出來了！」這在愚民們看來，自然只有高興的。他們決不致認爲那是什麼「不祥之兆」，因爲只有法海許宣之類纔會那麼想的。但處於士女與愚民之間的，又有一種人，他們覺得有九缺一，自然未免可惜。可是，一聽到雷峯塔倒了，裏面有手抄本的古經，可以發一筆財，還有那許多又大又厚的古磚也很值錢，就不免喜形於色，漏夜出動，偷偷摸摸的去搶了回來，不到一兩天，雷峯塔的殘體，就四分五散，早被拾個精光，連影子都不見了。所以，你如今到淨慈寺前，要選那雷峯塔遺址，也只是一堆荒土蔓草而已。但近來善男信女們又在贖資重建，將來夕照之下，又可看到塔影巍巍，橫空如醉，西湖十景，依然無恙，豈不蠢歎休哉？只可惜白蛇娘娘破壁出去之後，未必還能再把她鎮壓進去，使其原封不動耳。

事過煙殘月老祠

雷峯塔院的對面，如今是一片荒土了，但從前是有着好幾間很幽雅的房屋，那就是漪園。（明末稱白雲庵，清改稱慈雲，又改今名）我還記得漪園裏有一種方竹，是杭州他處所沒有的，這種竹並無亭亭雲表之勢，只比天竹略大，奇異的是竹幹都作方形，蘆蕭數竿，欹斜庭角，綴以不知名的紅花一兩叢，別有一股風趣。然而，這些早已成了記憶中的陳跡了！

當時，一般遊客到漪園倒並不是爲了欣賞方竹，而是來向月下老人問問婚姻的。原來漪園裏附有月下老人祠，「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這一副祠聯，就把老人的身份完全表白出來了。關於老人的來歷，有這樣一個傳說：

「唐韋固族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入米市，有眇姬抱三歲女來，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磨小刀付奴殺此女，奴於衆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色華麗，眉間常貼一花鈿。固問之，曰：昔在襁褓，乳母陳氏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固曰：陳氏眇乎？曰：然。因述前事，相敬愈極。宋城卒聞之，因題其店曰：「定婚店」。（見續幽怪錄。）

從前的人看來，婚姻原是命中註定的；其實，不止婚姻而已，凡是升官、發財、生病、落難，都是命，連吃飯睡覺大小便也都有個定數。一切既然都是命定，做主子自然可以「萬世一系」地做着主子，做奴隸的也就永遠不要再想翻身了。這真是十分如意的事情。閒話少說，回頭來再談婚姻吧：

婚姻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有些讀者大概總還記得胡適博士那篇「終身大事」的小說吧？自「五四」運動以來，雖說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進步為「自由戀愛」了，然而「戀愛」究竟「自由」到多少程度，實在只有天曉得！「自由戀愛」的先決條件，應該是「社交公開」，可是名女伶筱丹桂爲了交一個男朋友，弄到「人難做，難做人，死了！」連那個男朋友還陪着死人吃官司。這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所以，在這現實的社會中，所謂「自由戀愛」，其實卻是變相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過，這個「命」和「言」，是出於「偶然」而已。由於「偶然」的機會，男的和女的碰在一起，結合了，這就是「戀愛」，其間極少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因此，其結果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好不了多少！一切還是要碰運道，我想，月老祠生意那樣興隆，也許就因爲這個緣故的吧？

有人說，一個西裝革履的青年，跪在泥塑木雕的前面。你要是拍一張照給他看，他一定要老羞成怒的。然而，月老祠中卻正多的是這種摩登青年，在沒有看到自己的照片以前，他們都很泰然地下跪磕頭，毫不爲意。

到月老祠求籤問卜，這些固然是紳士淑女們的玩意兒，屬於「雅」的一類的，但也可見婚姻問題到了今日，還是離不掉一個「命運」。聽說又有人要發起重修月老祠了。

幾點鴉飛孝子坊

南屏山麓，孝子坊巍然在焉。西湖孝子坊很多，但這裏卻流傳着一個頗為可笑的事。

「初孝子喪母，閉門哀痛，每哭翠鳥下巢，三年不滅，而鳥集愈衆，鄉里驚爲異孝，具官爲之請旌，天子賜題，孝子之坊，合邑詫爲曠古之典。而孝子閉門哀哭如故也。有黠者疑之，他日孝子哭，薄其門而窺，則孝子方行於庭中，且哭且撒米，羣鳥聞哭聲而知得食，翔而集者以千。其人因大笑，哭聲爲亂，翌日，孝子遷去。」

從門縫裏看去，孝子的真相，原來如此。但他還不過要立塊「孝子」牌坊而已。世上更有掛了「孝子」一類的招牌，騙錢斂財的呢？

從前大人們教育兒童，總是要他們做孝子，做孝子的方法也很奇，不是叫他們在冬天赤裸裸地躺在冰上，就是叫他們脫光衣裳，讓瘧蚊去咬。（見二十四孝圖）但這還不算什麼了不起，還有把自己手臂上的肉血淋淋地割下來，煮給父母吃的，叫做「割股療親」。吳介茲記閔孝子傳，則不但割股，而且割心了。

「公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謔話笑謝之。……旬日，孝子如罹重疾，狀甚苦，妻曰：若何者？孝子唯唯。……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視之，見創大瘡，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餽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

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不可卻，妄出藥塗之去，詰朝藥忽逆落，創痕俱失所在矣。」

割心居然可以不死，我想作者自己也未必會相信的。但在兒童天真的頭腦裏，如果常常灌進這樣所謂「孝道」，其為害實在是不堪設想的。這倒並非怕他們真的會去臥冰餓蚊，割股割心，（因為兒童雖不及大人聰明，但也會知道這到底不是好玩的）而是他們長大起來，將會因此發覺大人所說的話原來都是撒謊，於是，以為撒謊欺騙不足怪，反而倒是做人的原則，處世的方法了。

且不要罵南屏山鶯的「孝子」以及其他偽「孝子」吧，他們就是在這種「兒童教育」的環境裏生長的。有人說：「萬惡孝為首」，如果所謂「孝」竟是如此，我寧願同意這種偏激的說法。

松下獨留雙吊墳

西湖的畫舫笙歌，朱門酒肉，繁華誠然是繁華的，也真好像「天堂」一般。然而，偏有那麼多不知趣的人，要在這錦繡似的世界裏，投水的投水，上吊的上吊；或者就在歌場舞榭的門口，暈在地上，裹着破席呻吟，這在紳士淑女們看來，真是大煞風景！

不過，「司空見慣渾閒事」，見慣了，也就平常得很，正如美人身上終也不免有些疤痕一樣，倒似乎原該如此不足為怪的了。雖然新聞記者奉命採訪社會消息時，於桃色黑幕，以及歌場花絮之外，不得不也注意一點窮途自殺一類的事情，聊備一格，但總是什麼「少女投湖」居多，既是少女，而投的又是西湖，自然就有點「雅」了，這於紳士淑女們酒後飯餘，坐在沙發上，抽起一支烟來的時候，很可以助消化的。

這裏，還是談談舊事罷。

就在許多英雄、俠女、閨秀、名妓、隱士、高僧、詩人、清客……的墳墓裏，居然夾着一個雙吊墳，據說是一對流落他鄉的夫妻，窮愁潦倒，雙雙吊在松樹下自盡的，於是，有人出來為他們造了這個墳，而且還祀之於廟，載之於志，以垂不朽。這倒使人頗有點奇怪起來，自古以來，窮困自殺於這所謂「天堂」的男女，何止恆河沙數，為什麼這一對夫妻卻獨有如此幸運，偶然翻翻曲園隨筆，這纔恍然大悟。

「萬松嶺有雙吊墳，聞祈禱有驗，香火甚盛。癸酉春，余至敷文書院，訪同年杜蓮衢侍郎，乃過其地。因墳為屋，塑男女二像，門外一碑，載其大略曰：「嘉慶間，有崔升者，京師人，繼其妻陳氏，來杭州，落魄不能歸，或有以夫婦兩全之說進者，陳不可，後

「益窮困，同投環死。錢唐令哀而葬之。並建亭曰節義。」

原來爲的是「雙」，而不是「弔」，這正和少女投湖之所以有新聞價值，爲的是少女和湖，而不是「投」；是一樣的道理。「弔」而成「雙」，於是，「節義可風」，騷人雅士們徵歌選勝之餘，又大可以飄飄然地吟玩一下的了。

上弔以前的窮困，決不會有人看一眼的，要等到上弔以後，這纔有題目可做了，於是，造墳的也有，立廟的也有，撰文也有，賦詩的也有，總之，多一個消遣的好玩意兒，也不失爲風雅之道，即使如上弔那樣的事情。這使我想起畏廬瑣記中「嚴禁貞烈」一事。云：

「園中少婦喪夫，不能存活，則徧告之親戚，言將以某日自殺，而爲親戚者，亦引爲榮。則鳩資爲之治棺，前三日，綵與鼓吹，如迎神人，少婦者冠帔袞服，端坐輿中。遊歷坊市，觀者如堵，有力者，設筵飲之。三日遊讖既盡。當路結采棚，懸綵繩其上，少婦辭別親戚，慨然登臺，履小橙，以頸就繩而歿。萬衆拍手稱美。」當其生前「不能存活」，而親戚和有力者卻袖手旁觀，要等到她背上弔了，這纔拿出錢來，大事鋪張，爲的可以「拍手稱美」，欣賞這一齣好戲。人就是這樣願意把人家的眼淚，當做自己幸福與快樂的源泉的。雙弔墳，不過其一例而已。於是引詩一章，以作結束：

「湖上笙歌不忍聞，天堂到處有啼痕，匹夫匹婦知多少，松下獨留雙弔墳。」

錢王宮殿枕荒城

錢王祠在清波門，舊名表忠觀，祀吳越錢武肅王，暨文穆王、忠獻王、忠懿王、忠懿王。祠內鑲有蘇軾書表忠觀碑文，盛稱錢氏有德於民甚厚。當唐宋五代之際，老百姓被壓得大概也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自殺，另一條則是走險。這時自然又會有那些所謂英雄豪傑，捐竿而起，最初當然就是爲了要替天行道，救民水火，因此，老百姓也就願意跟着走，何況爲淵驅魚者，又大有人在。不過，他們等到坐上龍宮，戴上王冠，就覺得自己與衆不同，漸漸地脫離了老百姓，也忘記了他們。此所以五代紛紛擾擾，只造成了許多皇帝，而結果倒楣的還是那些「蟻民」！其實，「蟻民」們說起來也很簡單，只要有飯吃，他們大概是不管什麼姓趙姓錢的。只要有飯吃，即使皇帝吧，軍閥吧，他們都會歌功頌德，感激零涕的。否則，連自己爺老子也要怨毒入骨，視若寇仇了！如果爲民牧者，竟不懂這些起碼的道理，「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會得跑」，則不自招滅亡者，真是「是無天理」了。

錢武肅王（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至今還活在千百萬吳越兒女們的心中，決非因爲他是「真主」，（據說王生時，羽士東方生指王居曰：龍已生此家矣。誕之夕，王父方他適，鄰人奔告曰：君家後庭甲馬聲甚衆，豈有盜乎？王父疾馳歸，見紅光滿室，怪之，將欲塞井，祖母留之，故王小字婆留。又傳王徵時會與羣兒遊石鏡山，石隱見冕旒，一如王容。王曰：吾貴當封爾。）或是合法的主子，（天復二年，敕封王爲越王，四年進封爲吳王。）而是因爲他「有德於民甚厚。」如：

「景福四年冬大雪丈餘，民多餓斃，王加意撫卹，開倉以賑，貧民賴之。」「台州大水，王以軍儲二十萬斛，賑濟貧民。又所在地震，壞民廬舍，復開倉賑之。」但這些還不過是消極的善後救濟，究能收效多少，現在更無從推知了。我覺得他最有功於民的，第一

要算是不打內戰，「梁進王爲吳越王，羅隱勸王討之，王曰：吾若出征，鄰國乘虛來襲，百姓必遭荼毒，吾以有土有民爲主，故不忍與兵殺戮，遂屈意受命。」以王當時的兵力，是可以與梁爭一日之雄的，然而，他爲了人民，情願忍辱屈居人下。否則，吳越今日的富庶，還能想像的嗎？第二，他把民生看得比爵位還重：詔尊王爲尙父，敕廣牙城，有衛者告曰：如改舊爲新，有國止百年，若填築西湖爲城，當十倍於此。王曰：百姓藉湖水以灌田，無水卽無民，豈有千年尙無真主乎？有國百年，吾願足矣，不聽，僅稍廣之。」要是沒有人民，只雄踞在沙漠的金字塔上稱王，卽使千年，又有什麼意思，何況連百年都不會呢？錢王這種民主的思想，真不知比千餘年後的人物進步得多少了！此外，如開平四年，王因江濤衝激，築捍海石塘。這就是今日錢塘江的名稱所由來了。又貞明元年，王置撩淺軍凡七八千人，命於太湖旁治河築隄，旱則運水溉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鑑湖，水利大備，民得致力農桑。天成二年，王以西湖葑草蘆合，置撩淺兵千人，芟草浚泉。當時並沒有什麼辦理水利的專門機構，不過撥了一些軍隊來兼管水利，爲民服務，至今吳越人民所受的一些灌溉之便，恐怕還是錢王所賜的呢。至於「王於疊雪樓，命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頭遂趨西陵，」「飛蝗蔽天，王親瞻於神廟，是夕大風，蝗悉墮江死」等傳說，雖未必完全可靠，但錢王處處爲民生着想，也於此可見一斑。

文人常傳爲美談的是「王妃每歲歸寧，王遣書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的一則韻事，好像錢王又是一位風流多情的人物。其實他的私生活卻真能做到嚴肅、節約而守法的。「王夜嘗備警枕以自惕，置粉盤以記事，彈銅丸以警直宿。王居處務節儉，衣衾雜用細布，寢帳敝，夫人欲易以青綸不許。當歲除會子孫鼓琴，未數曲遽止，曰：恐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後庭鄭姬父坐法當死，左右冀其獲宥，曰：斯人有女預侍，王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法，卽出其女，而斬其父。」由此可知錢王之德在鄉邦，廟祀千秋，決非偶然的了。

是處深山堪避世

「曾從勾漏乞丹砂，飽看羅浮萬樹花，是處深山堪避世，一車行具此移家，松陰古井澄寒水，雲裏高臺屢曉霞，我與神仙多夙契，靈根何日產黃芽。」這是一首葛嶺懷古詩，葛嶺在寶石山西，亦名葛塢，相傳葛洪葬此。山上有葛仙庵，舊名涵青道院。更上爲煉丹臺，有額曰「遊仙臺」，臺後石洞中，鑄葛洪像。最高處曰初陽臺，傳葛洪修真時吸日月精華於此。「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葛玄，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翁，以丹術授弟子鄭隱，洪乃就隱學，悉得其祕。上黨鮑立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子寶薦爲大著作，皆同辭。聞交趾出丹砂，獨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鄭嶽留之。乃煉丹於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遺書嶽曰：「當還遊京師，尅期便發」，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世以爲得仙。」（晉書本傳）

由此觀之，所謂葛仙也者，不過是一個「好神仙導養之法」的人，平常喜歡學學道，煉煉丹，對功名之心，極爲淡泊，那時政府很想重用他，他卻只要做一個勾漏縣官，因爲勾漏出產丹砂。可是他煉了七八十年的丹，結果還是死了！不過「世以爲得仙」而已。葛仙的遺蹟，凡是江南名勝之地，所在多有，（西湖靈隱，龍井也有葛仙煉丹處）葛嶺僅爲其中之一，其實還不都是「以爲得仙」的世人的穿鑿附會，表現了芸芸衆生由於不滿現世而產生的一種幻想吧了。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做了皇帝想成仙，原也是人情之常。（就在寶石山

驚，有纜船石，相傳始皇東渡求仙，纜舟於此。）何況那些在皇帝腳底下的賤民們，永遠背着沈重的十字架，受苦受難，他們除了從世外去追求理想與幸福以外，大概找不出什麼出路了。特別是魏晉時代，一方面因為漢末黨錮之禍，延續二十餘年之久，士氣摧殘殆盡。另一方面漢末以後，兵連禍結，民不聊生，人生的趣味，已根本談不到。於是，讀書人紛紛遁入山林，清談學道，走入虛無寂滅的一條路。而一般小百姓，自然也好求辟穀術，希望不吃飯而可以長生不死了。

所以，魏晉時代，老莊之學頗為時髦，神仙也就特別多。神仙傳裏還有一位葛仙，就是葛洪的從祖：「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吳大帝欲加榮位，不聽，意不欲往，腹痛而臥，須臾死，臭爛蟲生，不可復近，失尸所在，又去遊會稽。」這當然是「一種傳說，但生動地描出了當時人士的避世心理。這心理的根源，一固由於人生無常之感，另一則是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而前者又往往產生於後者。然而，幾千年來人類終於證實抓着頭髮要超脫地心吸力，是一件極大的笨事，桃花源也好，天堂也好，只有在地上來創造，纔有可能。人到底終是「人」，生在此時，活在此地，除結結實實地做個此時此地的「人」以外，決無更好的辦法。

山下猶存八卦田

「南朝何處遺民在，山下猶存八卦田，記得杏花開落候，青壇曾是插秧天。」（西湖漁唱）八卦田在城南天龍寺下，從玉皇山中間可以望見，四週之田作八卦狀，中阜如太極圖。據四時幽賞錄云：「宋之籍田，以八卦交畫溝畦，罔布成象，迄今猶然，春時菜花齊開，自天眞嶺遙望，黃金作埒，碧玉爲疇，江波搖動，恍自河洛圖中，分布陰陽交象，海天空闊，極目冥然，更多象外意念。」但這種冥思象外之樂，我卻不能體味，倒是不免想起了「一個現實社會的問題，真是煞風景的。」

考之古籍：「籍田者，天子親耕之田，以供祭祀者也。」漢書：「其開籍田，朕親率耕，」所謂皇帝親耕，當然是裝裝樣樣的，無非要老百姓多出些力，多流些汗而已，但也可見中國一向是重視土地的。可是，從「私相貿易」之後，土地就有了問題。宋神宗時代的「方田均稅」，就爲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到了千把年後的今日，土地還是一個問題！「宋初，通國田畝數目，無確實之統計，如真宗天禧五年，嘗統計全國墾田爲五百二十四萬餘頃，而仁宗皇祐中，統計祇有二百八十萬餘頃，英宗治平中，又得四百四十餘萬頃，」這不也就是今日的情形嗎？有地無籍，有籍無地，田連阡陌的可以不必納賦，貧無立錫的倒要按年繳稅，這已成爲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了。

土地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那些田連阡陌而可以不必納賦的自然是一個頂大的阻力。其次中國的事情，自上而下，一定要變質，節約變做奢侈，生產變做消費，整理地籍自然更可以使地籍紊亂，民間騷然。神宗就因此詔罷方田，十二年來只白白的消耗了無限的人

力物力！到了南渡偏安之局，賈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也會搞過一次所謂推排公田之法。「陳懿道、曹孝廣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石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製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賈內引入割，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孟奎自陳投贖，自是朝野無敢言者。」公田比方田似更進一步了，但其著眼仍在財政而不在民生，而且，當時國境日蹙，民不聊生，多一新花樣，即多一貪污剝削的機會。所以有人作沁園春詞譏之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何人入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岩，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然而，就制度本身而言，方田也好，公田也好，都是值得贊美的。如果要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尤其先要經過一番大量登記、調查、統計的功夫。可是，名詞並不就是實際，招牌不能代表成績，一直到了今天，除神宗時代「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計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以外，大概也沒有更多的表現。雖然所化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卻已無法估計了。

立馬吳山第一峯

城隍山七寶峯，石壁刻「吳山第一峯」，相沿爲城中觀潮勝處。按「立馬吳山第一峯」，是金主亮的一句豪語。「初亮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密寫臨安之山湖以歸，亮令圖爲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有南窺之意。及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湖曲，皆錢塘景物，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這樣說來，金人南侵，倒是到「吳山第一峯」來「望海湖」的，要是沒有吳山和海潮，好像金人也就不會打到杭州了。這大概又是那些守土有責的老爺們的想法。但不知後之文人雅士，爲什麼又要引用起這個典故來，題之於壁？而且，還一定要跑到這個地方來觀潮！

說到潮，就不免想起伍子胥來。據後漢鄭道元水經注云：「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迅，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日最高，峨峨有二丈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薨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種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又唐杜光庭錄異記云：「錢塘江潮，昔傳伍子胥與諫吳王忤旨，賜屬鏹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扶吾目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饒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來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魚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這些當然都是神話，大概因爲伍子胥含冤而死，憤心未雪，而潮頭洶湧，驚濤激射，正象徵着

憤怒不平的情緒，所以牽連附會，作此寓言，以寄感慨而已。

據說五代錢武肅王會射退了潮的：「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滿，晝夜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云：「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基業。因採山陽之竹，令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鋼火之鐵爲鏃，旣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明日，募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錢塘，東趨西陵。」（錢受徵吳越備史雜考）這真是一個奇蹟了，但就算是奇蹟吧，也不過（退錢塘東趨西陵）而已。而且，錢王自己也先就虛心地約定期限：「一兩月！」可見射到底不是辦法，潮之來，似乎不祇靠人工便可壓抑得了的。

吳山舊名胥山，伍子胥廟就在吳山東北，乾隆皇帝題了「靈依素練」的廟額。鼎革前，吳山可說是「市中心區」店肆林立，游人如蟻。自火車站，新市場（旗下）兩處相繼成立後，就冷落荒涼，面目全非，只剩一二小茶攤，聊供往來者駐足解渴而已。而那位孤憤寂寞的伍員，除朝潮暮汐以外，自然更沒有人去問了。

庵前老荻飛秋雪

西谿是西湖的外景，它雖然是一個比較僻遠的小邨，但由於地理上和歷史上的一些原因，見於志籍者甚早，所以，它的聲名卻並不在西湖之下。第一，它是天目一脈，也在「龍飛鳳舞」的範圍之內，而且是首當其衝，比鳳凰山的資格還老一點。第二，相傳「宋南渡時，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谿且留下」。後人遂以名其地。（即留下鎮）」張岱詩有「古宕西谿天下聞，輞川詩是記游文」之句，可見西谿在中國的山川名勝上，倒也有它的一個相當的地位的。

湖塘雜記載：「西谿之梅花，可名香雪，河渚之蘆花，可名秋雪，皋亭之桃花，可名絳雪。」好像西谿原是專看梅花的，但如今蘆花已代替了梅花的地位。張岱「西湖夢尋」謂「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蘆花，明月映之，白如積雪，大是奇景。」則西谿觀蘆，自明已然的了。在鄉下佬兒們看來，這些滿野遍地的蘆桿兒，除了當柴燒以外，實在更找不出什麼意思的了。要是蘆花會變棉花，也許倒能引起他們的興趣，然而，蘆花就是蘆花，雖然在故事裏是有所謂蘆花衣的，但那只好給不願活的人穿。不過，到了貴人雅士的眼裏，情形又自不同了，從蘆花聯想到雪花，而實雪是一件多麼「雅」的事呀，圍圍爐，喝喝酒，自然更是暖和得來！但好雪不常有，把酒向秋天，一看到蘆花如雪，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雅」機會，何況名之曰「秋雪」，更見得別有一番風光呢。於是「為看蘆花上釣舟」，竟好像不惜和釣魚佬為伍了。張岱在「西湖夢尋」中說：「西湖真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厭鶉鴉，耳厭笙歌，欲尋深谿磐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著水者，當以西谿為最。」吃

膩了大魚大肉，偶然想吃一點兒清菜，這心理決不是天天吃慣青菜的鄉下佬兒們所能了解的吧。

張作詩：「鹿前老秋飛秋雪」，就指的是秋雪庵，庵如今還在，但門前掛的卻是「歷代詞人之祠」的牌子。上有彈指樓，蘆花數頃，一望無遺，秋冬之交，滿天飛雪，去鹿咫尺，有交蘆庵，鹿畔一小祠，祀厲樊樹，及其妾月上。樊樹在乾嘉人筆記中是稱之為「詩癡」的，他和杭董浦同為錢塘著名的文人，嵌在祠堂的碑上，就刻有杭董浦輓厲樊樹詩，首二律云：「驚才一代愧齊名，力遜培風運海鯤，小別遂成千古恨，百身難贖九秋魂，滯詞墮響文堂寂，瘦影飄零野寺昏，細想平生遊任處，終同阿買哭楓根。心傷鬼籤手頻掄，可奈天先喪此人，東郭冷過挑菜節，南湖瘦斷採桑春，等身著作憑公論，住世風花付夙因，聞說神明真湛定，彌留猶自戀衰親。」樊樹雖然「驚才一代」，但身世卻是非常落寞的，據說交蘆庵就是他生前隱居之處。「文章憎命達，鸚鵡喜人過。」讀書一向就是禍水，何況又是讀書出了名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縱然這樣的聲明了自己，但亂定盪到頭來也還是為才所累，被訛而死！難怪東林某公獄中遺書，要叫兒子千萬不要讀書了。李仲達（亦為東林黨人）且作詩云：「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筆硯破黃鸝。」這些經驗的代價都是够大的！所以，樊樹寂寞以終，還算是生遇聖明，應該慶賀的呢。

倒是樊樹身後的木主，卻着實遭了一些災劫，先是搬來搬去，搬了不少地方，後來給人家拿去了，又查出來，但終於又在交蘆庵被竊了。（現在的一個是新添上去的。）這不為別的，為的是樊樹的木主也是名人（丁敬身？）的手筆，而名人的字，一向是很值錢的。

西湖雖好莫吟詩

「湖光澹澹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是蘇東坡詠西湖詩。但西湖在唐以前，不過是一片荒烟蔓草而已，自唐李泌開掘六井，鑿通湖流，杭州生聚漸蕃，西湖這纔有人注意起來。到了白居易蘇軾相繼出守，築以二長隄後，西湖面目一新，居然成爲東南勝境，名聞全國了。宋室南渡，西湖歌舞，盛極一時，竟有「銷金窩」之稱。今日西湖，幾經滄桑，（據說宋時湖面周圍卅里，今則只有十里左右。）恐又不及南宋。而且洋樓霓虹燈，充斥其間，自然風景也不大如前了。

然而，西湖之有今日，總要推白蘇之功。白蘇守杭，都是謫居的，從前罪犯纔做外官，這在後來把外官當肥缺。要賄賂鑽營纔能到手，想起來是很要奇怪的吧。但白蘇謫到杭州，似乎都很高興，其實關在朝廷裏坐冷板凳，原沒有什麼舒服。所以元微之謫居浙東，也還做出「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的詩句，白居易自然更要開心，就做了「知君暗歎江南郡，除卻餘杭總不如」的詩來嘲笑他。

白公謫居之餘，笙歌畫舫，縱情酒色起來，這原非不可想像的。「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據說就是他當時收蓄的兩個姬妾。不過，他到底做了一些有利民生之事，第一就是今日的白隄，「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這是他當日自詠白隄之詩。這固然也爲了點綴湖山風光，但築隄設閘，到底因此使湖水蓄泄有限，灌溉了西北城下塘一帶千餘頃之用。

蘇隄即爲東坡所築。楊升菴云：「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

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渚，大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帝巷蒼烟空。」此詩史也。「東坡來杭之初，湖中葑草墳塞，他浚河修閘之後，又盡去葑田，即將此葑草淤泥，填築一條長隄，以通南北。」

東坡的「詩酒風流」，也並不亞於白公。當時名妓朝雲，就是他收做了妾的。東坡三化翠操的有名故事，雖未必完全是事實，但也可見他的「風花雪月」的生活形態的一斑了。然而杭人至今還是歌頌白蘇功德，立祠祀奉（孤山有四賢祠，祀李白蘇林四氏）不衰。可見中國老百姓真是「太好」的，你只要有一點小小好處，他們就已感恩不盡，再也不會來問你平日的的生活是怎樣的了。所以，到了老百姓怨聲載道，那真是無話可說了罷。

白蘇讀杭，總算是湖山有幸。但白蘇因何讀居？說起來事情也不大，無非愛動動筆桿，有意無意之間，觸着了當道的爛瘡疤而已。所以東坡赴杭，親友苦苦勸他「西湖雖好莫吟詩」，不料他積習難返，還是要「吟」，結果被劾奏一本說：「蘇軾出制杭州，專好做詩譏諷時事。陛下發錢以濟貧民，蘇軾則曰：『贏得兒童好言語，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士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筴，則曰：『豈是開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蘇軾不臣，乞下獄究治。」其實，這很有些文辭羅織的，但東坡終因此下御史獄中，做了政治犯。可見，在皇帝下面，就是詩酒風流，也是很不容易的。

梅鶴當年共結鄰

孤山原是位於裏西湖的一座小邱，宋林逋隱居於此，遂出了名。相傳林逋（即林和靖先生）妻梅子鶴，看去好像不是一位不吃人間煙火食的仙人，就是一位生性怪僻的超人，其實這只是一種誤會，林處士雖然無妻無子，但也是一個人，一個富於人情味的人。他之所以抱獨身主義，實在有一個不得已的原因，和靖好友梅堯臣（聖俞）替他所作詩集序中有云：「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可見他之不娶，是因為生理上有了缺陷之故。和靖詩集中有惜別調寄長相思一首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這雖不能便作為他戀愛的證據，但至少可見他到底也不是一個忘情的人。

和靖絕筆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後兩句頗以不會做過御用文人，為皇上歌功頌德自傲，後人亦亟稱頌之。秦觀（少游）批評這兩句詩道：「識趣過人如此，其風姿安得不清妙也。」其實，和靖也並非不想做官，梅堯臣詩序中有云：「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孔孟韓李之徒原都是入世而且極希望用世的。梅序又云：「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會朝廷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語合，慕仰低徊不忍去，君既老不欲強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可見他固用世有心，只因朝廷未及詔聘，以致終老山林耳。但平時與他往來者，依然是一般貴人鉅公。而且政府對他還有津貼。宋史林和靖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贈粟帛。」所以他縱然不致「身在山林，心存魏闕」，和那「可憐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家」的所謂「隱士」也似乎大有出入，但無論如何總和官方有了糾葛。其實，這種「紳士式」的「隱士」，在封建社會裏有的是，原也無足為怪的了。

梅鶴當年共結鄰

孤山原是位於裏西湖的一座小邱，宋林逋隱居於此，遂出了名。相傳林逋（即林和靖先生）妻梅子鶴，看去好像不是一位不吃人間煙火食的仙人，就是一位生性怪僻的超人，其實這只是一種誤會，林處士雖然無妻無子，但也是一個人，一個富於人情味的人。他之所以抱獨身主義，實在有一個不得已的原因，和靖好友梅堯臣（聖俞）替他所作詩集序中有云：「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可見他之不娶，是因為生理上有了缺陷之故。和靖詩集中有惜別調寄長相思一首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纜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這雖不能便作為他戀愛的證據，但至少可見他到底也不是一個忘情的人。

和靖絕筆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後兩句頗以不會做過御用文人，為皇上歌功頌德自傲，後人亦亟稱頌之。秦觀（少游）批評這兩句詩道：「識趣過人如此，其風姿安得不清妙也。」其實，和靖也並非不想做官，梅堯臣詩序中有云：「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孔孟韓李之徒原都是入世而且極希望用世的。梅序又云：「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會朝廷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語合，慕仰低徊不忍去，君既老不欲強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可見他固用世有心，只因朝廷未及詔聘，以致終老山林耳。但平時與他往來者，依然是一般貴人鉅公。而且政府對他還有津貼。宋史林和靖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賜粟帛。」所以他縱然不致「身在山林，心存魏闕」，和那「可憐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家」的所謂「隱士」也似乎大有出入，但無論如何總和官方有了糾葛。其實，這種「紳士式」的「隱士」，在封建社會裏有的，原也無足為怪。

風雨來訪武二墳

西泠橋西，有武松墓，上海聞人黃金榮、杜月笙二氏重爲修葺，題曰：「嶽奇瑰偉」。聯爲黃爾登書：「失意且任豪客，得時亦一英公」。但這些文縐縐的字眼，愚民們是不懂的，他們懂得的是「景陽崗打虎」的武松。

陶菴夢憶記柳敬亭說書云：「余聽其說『景陽崗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劃，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尖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皆震有聲，聞中著色，細微不至此。」可見武松打虎的故事，自明以來，即已普遍流傳，深入民間了。到了今日，連文人也都喊起「打虎」來，但喊了一天星斗，那裏有什麼大爬蟲的影子，頂多找着了幾點蒼蠅而已。這也許就是武松之所以爲愚民們所喜愛的緣故。

「水滸」和「金瓶梅」對武松都有極生動的描寫，這兩個說部正是中國人民所喜見樂聞的。特別是水滸裏一百單八條好漢，個個活靈活現，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些有肉有血的人物，決不是紙上的，而分明是活在現實社會裏的。

「赤日炎炎似火燒，水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一首山歌出之於梁山泊好漢之口，很耐人尋味。從垂楊掩映，修竹蕭森之中望去，八個農夫，撐着一對酒桶，邊喝邊走，也來隄上歇涼，是頗有點閒情逸致的。但豈知一場大劫案就在這裏發生，而且搶的是爲蔡太師上壽的「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緞物」，真是太煞風景了。公子王孫有時是會有些意外的不如意的，譬如徽宗的花石綱，也無非是爲了一點風雅，

風雨來訪武二墳

西冷橋西，有武松墓，上海聞人黃金榮、杜月笙二氏重爲修葺，題曰：「嶽奇瑰偉」。聯爲黃爾登書：「失意且任豪客，得時亦一英公」。但這些文縐縐的字眼，愚民們是不懂的，他們懂得的是「景陽崗打虎」的武松。

陶菴夢憶記柳敬亭說書云：「余聽其說『景陽崗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劃，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尖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皆盞盞有聲，聞中著色，細微不至此。」可見武松打虎的故事，自明以來，即已普遍流傳，深入民間了。到了今日，連文人也都喊起「打虎」來，但喊了一天星斗，那裏有什麼大爬蟲的影子，頂多找着了幾點蒼蠅而已。這也許就是武松之所以爲愚民們所喜愛的緣故。

「水滸」和「金瓶梅」對武松都有極生動的描寫，這兩個說部正是中國人民所喜見樂聞的。特別是水滸裏一百單八條好漢，個個活靈活現，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些有肉有血的人物，決不是紙上的，而分明是活在現實社會裏的。

「赤日炎炎似火燒，水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一首山歌出之於梁山泊好漢之口，很耐人尋味。從垂楊掩映，修竹蕭森之中望去，八個農夫，撐着一對酒桶，邊喝邊走，也來隄上歇涼，是頗有點閒情逸致的。但豈知一場大劫案就在這裏發生，而且搶的是爲蔡太師上壽的「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緞物」，真是太煞風景了。公子王孫有時是會有些意外的不如意的，譬如徽宗的花石綱，也無非是爲了一點風雅，

寺門常似獄門關

你要是到淨慈寺去，那老和尚就會領你到運木古井旁邊，然後點起一根蠟燭來，用繩子吊到井底裏，讓燭盤擱在一段木頭上，於是指給你看：「那就是濟顛和尚從四川運來的木頭。」如果你再追問一下，那末他就可以滔滔地說出一大堆神話來。

關於濟顛和尚的神話，就和徐文長的故事一樣地豐富，幾乎是一個汲取不盡的寶泉。而且也同樣地普遍流傳，婦孺皆知。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故事，就是關於那根木頭的。據說：「當年淨慈寺劫後重修，因臨安山中，買不出為樑為棟為柱的大木來，匠人說，要此大木，除非四川方有。長老就和濟顛（他在淨慈寺做書記）商量，濟顛說，只要有酒吃就好辦。……於是，他吃得爛醉，直睡了三天三夜，毫無動靜，忽然一骨碌爬了起來，說：「大木來了。」果然，大木就一根根的從井裏運了上來，到最後一根，因已經够用，就永遠停在那裏不動了，那段木頭就是它的遺蹟。」事情說得活靈活現，而且還有物證，善男信女當然是心悅誠服的相信了，當那老和尚伸出手來時，大概也不會吝惜一些破費，算是隨緣樂助的。那些老和尚或小和尚就靠這生活下來，而那根木頭自然也就萬古常存，而且，我最近看到那根木頭，似乎已比十年前所看到的新了許多了。

神話雖然並不可信，但濟顛卻大概是有過這麼一個和尚的。也許真的吃酒吃肉，沒有一點和尚的樣子，所以在人們的眼裏看來，就未免有點瘋瘋頭頭。其實和尚吃酒吃肉甚至討老婆軋姘頭，原也不當得很，但那要偷偷摸摸地幹才好。所以，有些大方丈大住持，表面上總是佛相莊嚴，為善男信女們所頂禮膜拜的；又誰知在另一些地方，他們卻幹着比吃

酒肉玩女人更不可告人的事情呢？

濟顛曾當着施主和衆僧笑道：「你道我佛莊嚴，難道我不莊嚴，只怕我這臭皮囊，比土木還莊嚴許多。你道施主在此齋供，難道我這肉不是齋供，只怕我這肉，比施主的齋供還馨香許多。」又說：「這些和尚只會吃饅頭，討觀錢，曉得甚麼焚修？」這些喜笑怒罵，實在比什麼禪機都更靈慧些，濟顛難道真是瘋頭的嗎？真正瘋頭的恐怕倒是那些視濟顛爲瘋頭的人們自己。

濟顛有西湖詩四首，其一：「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識我不論錢，一聲啼鳥破空寂，正是山橫落照邊。」其二：「湖上春光已破慳，隄邊楊柳拂雕闌，算來不用一錢買，輸與山僧閒往還。」其三：「出岸桃花紅錦英，夾隄楊柳綠絲輕，遙看白鷺窺魚處，衝破平湖一點青。」其四：「五月西湖涼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濟顛到底還是個文人，懂得一點風雅，所以，名公鉅卿也願與他交結。否則，像他這種「顛僧」，早就不能在禪林裏站腳了，更那裏還會傳名於身後呢？但我卻更歡喜他那首罵印錢半長老的詩，第三聯是「道眼豈如驢眼瞎，寺門常似獄門關」。然而，善男女們偏要說「豺狼就是菩薩，地獄就是天堂」，這叫濟顛又怎能不瘋顛呢？

直把杭州作汴州

泥馬渡康王，原是民間一種神話式的傳說，但也可見宋室南渡時的狼狽情形。據說「高宗（即康王）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當沙隄」。這不免使人想起戰時游擊區大小官兒們穿草鞋戴笠帽的情景。可是，宰相參政之流，終還忘不了「赤舄」和「沙隄」，一等到稍稍可以苟安的時候，便又「歌舞昇平」，「流連忘返」起來了。史載紹興淳熙之間，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一首詩就是爲當時而詠的。又傳湖南有白塔橋，印賈朝京路經，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其實，那時「臨」安（康王建都杭州，改曰臨安），早變做了「長」安了，誰還會去問中原的里程呢！

於是，有人把西湖比做西子，以爲西湖這個尤物，直和西施沼吳，並沒兩樣，如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上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讎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尙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但，這恐怕不過是文人的牢騷之辭，其實，一個活的西施，是否就能沼吳，也還大有疑問，何況西湖這個死的「西施」呢？倒是民間的「輿論」，卻頗能道出其中底蘊。如辛丑大旱，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殆即昭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

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這詩是够幽默的。「時趙溫叔爲相，聞之，遂乞免，」他還算有人心。要是在今日，「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一兩首「屁詩」又算得什麼呢？

然而，另一方面，卻有的是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如知開張掄壺中天詞有云：「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茂，永享昇平樂。」於是，「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然而，彈婦孺也知道這不是夢囈，就是撒謊。可憐墨痕未乾，「臨安」也終於不安，趙官家不得不到溫州逃難去了。

有人說：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實爲掩泣上馬北行之諷。好像宋室江山倒是亡於娘兒們的裙釵粉黛之間。自然，這樣一來，宰相參政之流的責任，便可以推得乾乾淨淨了。

南渡倉皇又鬪牆

宋寧倉皇南渡，驚魂未定，就又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那就是苗劉之亂。如果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這也可以說是一次政變。據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和御營副將軍劉正彥所發的「宣言」，這次政變的理由，主要是「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侍弄權。……進退大臣，盡出闕寺，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這些話當然都是事實，也是當時朝野士大夫所敢怒而不敢言的。雖然苗劉是否真想「爲民除害，……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均苗劉語），那是另一問題。

政變之下，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首先梟首闕下了，這時宋皇只好上御樓親自撫慰，「上憑欄呼傅正彥曰：『何故如此？』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賞，內侍所主乃得，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卻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作造郡團練使……』」立功不少，依舊做個小小團練使，這恐怕纔是苗劉作亂的真正原因。本來官場如戲場，鑼鼓喧天地打來打去，都爲的要搶飯碗，搶了銀飯碗，還要搶金飯碗！如果苗劉之徒早點做了御營使司都統制一類的大官，這次政變也許就不會有的。然而，這在事實上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一來，把王淵他們放到那裏去呢？王淵他們自然更不會肯。

苗劉作亂固然別有心腸，但他們如此敢作敢爲，顯然也符合了一部分人士的要求。如他們殺了王淵，還要請斬康履會澤，也沒有一個人說一個不字，連皇上自己也只要求給他一個自動處分的面子。他說：「待朝廷自行遣置，即令便與流配沙門島。知卿等忠義，即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這時，苗劉最後目的已經達到，似乎可以放手了。但他們還是要斬了康履等纔肯歸寨。上問左右，或說：「中官之害，至

此爲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或說：「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衆怒難犯，終於把躲在禁中「清瀟」裏的康履拖出來，「遂以付傅，樓下腰斬之，攤其肉。」事變至此，乃告了一個段落。

苗劉雖然已搶到了金飯碗，但總覺得還沒有安全的保障，因爲今皇在位一日，固有的勢力依然存在，他們就隨時有被排斥的可能。於是，又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後來皇上降詔恭請太后權同聽政，他們還是不滿，一定要請他禪位。傅之屬官張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照理論說，強隣壓境，國命不絕如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比起百姓社稷來，這時的「靈器」實在渺不足道了。然而事實自然決不會這樣簡單，因此，「衆皆驚愕失色」，最後，在太后再三辭讓，在皇上約束四事之下，終於舉行了一個隆重的禪位大典。一個老太婆抱了三歲孩子廳前聽政，內外大事當然唯苗劉是問了。但宋高宗被迫禪位，決不會甘心，舊日一般大臣，更惶惶不可終日，所以，不到一個月，聯絡好外藩，就又有復辟之舉了。這時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等一批人馬，浩浩蕩蕩前來，要求建炎皇帝復位，當日爲苗劉策劃的王世修，這時也成爲復辟派的領袖。所以，建炎復位，他仍做了工部侍郎。其餘有功復辟諸人，自然都升了官。「一朝天子一朝臣」，今天擁立這個，明天擁立那個，說穿來，無非都爲了自己的一隻金飯碗而已。

之後，就是韓世忠平苗亂的一齣精彩演出。這一場惡戰，蔓延臨平、富陽、新城、桐廬、建德、壽昌、金華、衢州、常山、江山、浦城、建陽、建康等地，結果苗劉總算被擒伏法，韓世忠且晉升爲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但兩浙無辜生靈，卻已肝腦塗地了。浙江本是南宋規復河山的根據地，經此一場惡戰，民窮財盡，還能有什麼遠圖？正當他們打得起勁的時候，金人恐怕已在準備渡江了。

真是瑤臺第一重

宋高宗安了內，（用韓世忠等平苗劉之亂）也就不再擴外，（用秦檜與金人講和），雖然是偏安之局，看起來也頗像天下太平；而且，朝野正有的歌功頌德之人，自然更可安心地享受享受的了。當其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後，二十四年間，極天下之養，以奉一己，簡直變成了一尊菩薩，怪不得有人要說杭州是天堂了。

乾道淳熙間「每奉德壽之殿，游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凡游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闕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粉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官」。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緞、犀鈿髻漆、織藤器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或以輕棹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撥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滾木盤、雜詩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官姬韶部，儼若神仙。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懷然，令進魚羹，人說市之，遂成富媪」。假使不去看看底下的地獄，則所謂天堂，倒的確是綺麗繁華的，而且，還頗像有點「與民同樂」之概。生在此時此地的我們，更不要免神往的吧。

但這位太上皇忽然還想到「數蹕煩民」，於是在大內造起假西湖來：「鑿大池宮內，

引水注之，疊石爲山，像飛來峯，有堂名冷泉……有樓名聚遠。「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會到，真是瑤臺第一重。」這自然更像超乎塵世之外的仙府了。所看到的不是瓊樓玉宇，就是羽衣霓裳，連宋五嫂那種人都不會有，那裏還用得着鶻一鵝眉頭呢。現在，就請看仙府裏的「排場」吧

「車駕與皇帝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會兩府以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鬪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齋，就登御舟，繞院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饗，嚶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內。」然而，當三殿並醉的時候，那塵世的路上，卻又添了多少餓卒凍骨呵！

「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線匣二百個。……並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太上泛賜皇太子，疊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月子錢。……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乃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真是珠光寶氣，琳琅滿目，彷彿一個黃金世界，那裏會使人相信天下還有窮人呢？

然而，就是仙府，終於不免要有點破綻的。「德壽生日，每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後來幸而宰相虞允文連連叩頭請罪，說是「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這才轉怒爲喜。但由此可見其時生民的膏血，大概也差不多。「膏血有限」，這真是很煞風景的吧。

引水注之，叠石爲山，像飛來峯，有堂名冷泉……有樓名聚遠。」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曾到，真是瑤臺第一重。」這自然更像超乎塵世之外的仙府了。所看到的不是瓊樓玉宇，就是羽衣霓裳，連宋五嫂那種人都不會有，那裏還用得着繡一繡眉頭呢。現在，就請看仙府裏的「排場」吧：

「車駕與皇帝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會兩府以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鬪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膳，就登御舟，繞隄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耍，嚶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內。」然而，當三殿並醉的時候，那塵世的路上，卻又添了多少餓寒凍骨呵！

「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線匣二百個。……並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太上泛賜皇太子，叠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月子錢。……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乃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真是珠光寶氣，琳琅滿目，彷彿一個黃金世界，那裏會使人相信天下還有窮人呢？

然而，就是仙府，終於不免要有點破綻的。「德壽生日，每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後來幸而宰相虞允文連連叩頭請罪，說是「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這才轉怒爲喜。但由此可見其時生民的膏血，大概也差不多。「膏血有限」，這真是很煞風景的吧。

引水注之，叠石爲山，像飛來峯，有堂名冷泉……有樓名聚遠。「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會到，真是瑤臺第一重。」這自然更像超乎塵世之外的仙府了。所看到的不是瓊樓玉宇，就是羽衣霓裳，連宋五嫂那種人都不會有，那裏還用得着繒一縷眉頭呢。現在，就請看仙府裏的「排場」吧：

「車駕與皇帝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會兩府以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膳，就登御舟，繞院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饌，嚶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內。」然而，當三殿並醉的時候，那塵世的路上，卻又添了多少餓李凍骨呵！

「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線匣二百個。……並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太上泛賜皇太子，叠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月子錢。……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乃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真是珠光寶氣，琳琅滿目，彷彿一個黃金世界，那裏會使人相信天下還有窮人呢？

然而，就是仙府，終於不免要有點破綻的。「德壽生日，每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後來幸而宰相虞允文連連叩頭請罪，說是「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這才轉怒爲喜。但由此可見其時生民的膏血，大概也差不多。「膏血有限」，這真是很繁風景的吧。

鳳凰山下起樓臺

「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到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這是潘悅題宋高宗二劉妃圖的詩，是很有點諷刺的。

如今大概很少有人到荒涼的鳳凰山去了，但在南宋那地方卻是大內禁苑所在，其繁華是可以想見的。據隋志及唐人詩，知隋以來，即設治鳳凰山，唐及五代吳越國前宋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即其地爲行宮。如今於荒墟古木之間，南宋故蹟，尚可憑弔一二。如山東麓的福壽宮，爲南宋大內所在；山上報國寺，即南宋垂拱殿，勝果寺，南宋闕爲禁苑。

晉郭璞所謂「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是可以體味出鳳凰山雄偉的形勢的。但形勢也並不一定可恃，金人南牧，「吳山第一峯」，正好給他「立馬」而已。而大好湖山，卻竟連六陵殘骸都沒個葬處呢。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遠真珈，恃寵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黨發蕭山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擲珠襦玉匣，焚其鬚，棄骨草莽間……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袁陵骨雜牛馬枯骸，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這位元僧的暴行，固然令人髮指，但當日那些醉生夢死的君王，如果能稍稍爲子孫的幸福想一想，也何致連自己的幾根骨頭都保不住呢。

俗傳六和塔即袁宋陵骨而成。但按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紹興二十六年，僧智曇重建。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敏，自僉慎奉召而不入國

門，翱翔於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沆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合之轉音，今北人口嘗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云云，實非也。袁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卽此詩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早在明初卽已刻去了。

又傳六陵骨骸，其實依然無恙。因爲當時有一位窮書生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攝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瘞之。」並謂：「今四郊多暴骨，取置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櫃，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蘊地以藏。」此事是否可靠，當然很難說，大概也和紹興宋六陵一樣，所謂「聊勝於無」的一種自慰的辦法吧了。紹興還有南宋宮人墓：「越中鑑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葑哇詩云：「願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一國興亡之數，當事者是往往不免要糊塗的，一定要等到廟朝爲墟，禾黍離離，還纔顯得明明白白，然而已經只有「天曉得」了。

千古冤沈三字獄

岳飛之死，新考據家頗有爲秦檜辯護，而誣岳飛原來是個軍閥者。然而，棲霞嶺下，依然廟宇崔巍，香煙繚繞，會不以此而稍有損害。這和後來雖然有人爲某大漢奸力爭保存古物，卓著功績，但仍不能免於輿論與法律的制裁，是一樣道理。可見許多名流學者終生所搞不清楚的事理，在小百姓們看來卻是極其「易明易察」的，是就是，非就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其間是絕無什麼假借的。

其實，在南宋抗戰有功的，決不止岳飛一人；甚至跪在岳飛墳前的張俊，就會和飛並肩作戰，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然而，張元帥後來終於投到秦檜的懷抱裏去了。最後主張抗戰到底的也只有岳飛一人，因此就成爲秦檜的眼中釘，自然非拔去不可。林泉野記：「初秦檜約張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帥，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万俟卨傳：「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勦飛，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不成，俊又「誣以淮西逗留之事，飛父子張憲俱死。」這就構成了可歌可泣的風波亭的本事。

「莫須有」三字，至今想起來猶令人寒心。多少愛國志士，都在這三個字下，鑄鑊入獄，沈冤千古。「你要反對我嗎，哼！」於是，就莫名其妙地變成××犯，罪證嗎？反正有例可援，「莫須有」。天下有的是聰明人，那個還敢說個「不」字嗎？「岳武穆冤，舉朝無敢出一語者」，只有韓王爺了一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就連忙掛冠告老，騎驢到西湖上做「清涼居士」去了。

然而，如今廟祀不衰的是死於三字獄的岳飛，而千秋萬世，跪在岳墳面前卻是當時聲勢煥赫的秦大相公之流，可見小百姓是有他們的偏愛的。雖然後來還有考據家出來替張俊辯護，說什麼「俊與忠武同起行間，始而推轂公之忠勇，可大用者俊也，既而忠武功略，日盛于俊，俊遂不無忌心，復疑忠武捋其陰事，乃澧昌爲逗留邪說，自謂先發制人，冀脫己禍，未必便有殺忠武心，即使禍實由俊，然比之檣高二賊，亦有間矣。夫始而相薦，終而相傾，自非大聖賢豪傑，在中人時有之。……而必勒令與檣高同科，暴罪階下，不太甚乎。」從這些「宏論」裏，是不難看出一些名流學者們的嘴臉來的。又據說「萬歷乙未歲，蕭宗師夢張俊鳴冤，懇求除去，謀于二司，麟岳王定奪，而神竟不許。」這恐怕還是託言，不許的倒正是人而非神吧？你看，張俊不是到今天還跪在那裏，爲百手所指嗎？

岳飛生平事蹟，婦孺皆知。茲記其一二小事，如：「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殉，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私。」這些應守的本分，原不值得希罕，然而在當時已覺得非常珍貴，其實，又豈僅在當時而已。

飛又能文，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蒸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至膾炙人口的滿江紅詞，更無論矣。

空老湖山百戰身

韓王世忠與岳武穆飛同爲秦檜的政敵，力排和議，主張抗戰。「紹興十一年，王與金人戰於淮岸將劫之，金人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其戰功彪炳史冊，與岳武穆之「直搗黃龍痛飲」，媲美一時。然而，這樣一位身經百戰的英雄，後來竟變成了「清涼居士」，逍遙湖山，騎鶴詩詞的玩意兒，這難道是他的本意嗎？據說「岳武穆冤，舉朝無敢出一語，王獨櫻檜怒」，「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這句名言，就是出於世忠之口的。可見他確是一位富於正義感的人，但終於拗不過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紹興十一年，秦檜收三大將權，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乞解樞柄。「於是「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史論「王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明哲保身，世忠總算是聰明的。但一個國家使其將軍不敢言兵，大吏不敢言政，大家都寄興山林，做起居士來，其結局也很可想而知的了。

斯王出身行伍，沒有讀過什麼書，但晚歲退隱以後，居然能吟詩作詞。「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遣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自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實玉妻兒宿債纏。年事正衰殘，鬢髮蒼蒼骨體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這簡直好像是高僧野道的口吻了。

靈隱飛來峯之牛，有「翠微亭」，爲王所建。碑曰：「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於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爲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易彥直書」。這裏，靳王又儼然成爲一位騷人雅客，頗有風流自賞之概。但據一統志云：「時岳飛死，岳曾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故作此亭，以懷岳也」。考岳死在前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距建亭時僅六十六日，爲了要紀念一個受難的朋友，竟不得不抹這許多灣角，生在這種時代，也是够慘的了。可是後之好事者，卻好像並不了解他這種苦衷，反而繪驕驕圖詠歌傳世，把他真的當做是一位清涼居士了。後人詠云：「攜童瀆瀝歷冬春，空老湖山百戰身；千頃碧波堪寓目，未將泚水洗蒙塵。」這也許倒能道出世忠的一段心事來吧。古人說：「曠達卽牢騷」，於靳王益信。但時代到了敢怒而不敢言，而不得不寄憤湖山，強作曠達，則可悲者，又豈僅靳王而已！

誰復尊前念老翁

在朝爲官，在野爲紳，官和紳原是兩位一體。何況做了官，自然有錢，揀個名勝之區，造起洋樓別墅，置那麼三房四房，享享清福，有何不妙？等到時來運來，則又可東山再起，捲土重來，而且正不愁沒有有趣的人，給他做幾篇「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

蔡京就是這樣：「宋徽宗時，爲翰林承旨，附章惇，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宏麗。冀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得達禁中。帝遂屬意於京，不數年，起至相位。」蔡京懂的是「吹拍」祕術，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這自然正中朕懷。於是，他鞠躬盡瘁地導主奢淫，百般媚上，「花石綱」不過是其中的一例。另一方面，他自己更因此可以恃寵固位，驕橫無忌了。或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沒有異己，只剩下一色的自己人，自然無論什麼事，就都非常方便。所以，蔡太師做壽，天下轟動，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玩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然而，天下事也並不如所想像的那樣如意，就因爲這個壽禮，鬧出了一座「梁山泊」來。而水滸裏那些生動的描繪，卻正是小民們所「喜見樂聞」的。

金寇陷汴京，蔡京爲自己的打算，也總算周密得很。「先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於是，「盡以金資泛巨艦來錢唐。」可是，終爲孫迪等所劾，乃貶儋州。當時南遷時，「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求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

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可見，蔡京就是在起解的時候，還不失左擁右抱之樂，古今「大人物」的行徑，又何其相同？

後來又量移潭州，作小詞自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階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但這種搖尾乞憐的醜態，誰還睬他？終於居了月餘，「怨恨」而死了。這時宣和六賊（蔡京、王黼、童貫、李彥、梁師成、朱勳）盡誅，然而二聖還是不免蒙塵，可見一個國家既已搞得一場糊塗，遍地非賊即寇，到頭來借幾個頭來鎮壓鎮壓，大概也是無濟於事的了。當時有句話，叫做「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像這樣的政治，還有不亡的道理嗎？

據說：京在位時，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自乞者，以上恩未報，於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像這樣一位寶貝，居然會當起國來，何怪金寇要目為中國無人。

又「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游被酒，遇缺牆闌入，園中花木繁茂，曲徑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甃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舉甃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熱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歡，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篋，昇而縋之牆外。比曉匍匐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這好像有些近乎「傳奇」了，然而在權門豪戶的腐爛生活裏，卻恐怕又是極其平凡的！

我到墳前愧姓秦

西湖岳墓前跪四鐵像，爲秦檜夫婦、万俟卨、張俊。相傳秦澗泉督學杭州，惡之，沈像於湖，明日，像自浮起，水半赤，懼而止。其謫墓詩云：「人於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今四奸之像，周以鐵欄，但民間溲溺，仍不可禁，尤以淪陷時期爲甚，乃知好惡自在民心，不能以一手掩之也。

然而，檜當權時，翻雲覆雨，炙手可熱，小民們那敢正眼瞞他一觀呢？「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貓，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貓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貓賂懇，乃已。」這一則小故事，還不够說明一切了嗎？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一日，其子燻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燻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燻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卻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適上用耳。」又有一次，「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妾翼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詔奉，踰於上貢也。夫人歸，急於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日遂易糟鱈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可見一個奸逆能够攬起權來，也並不是偶然的。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託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於是，自有一般聰明人，歌功頌德，立取顯秩的。檜堂建格天閣，朝士有賀啓曰：「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趨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

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秩。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傻瓜如胡忠簡（銓）以乞斬秦檜，接新州之禍，直聲大播，士大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直溪廷珪，詩而送之，有「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之句。檜聞之大怒，把他充軍到夜郎去了。

檜作惡多端，天下共憤，又以其得保首領以殘，乃修言鬼誅，以快人心。傳「檜之欲殺岳飛也，於東窗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擒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熈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熈荷鐵架，問太師何在？熈曰：在鄂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架，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其實檜之殺岳，只是他賣國求榮的一貫計劃，故昔人有「分明非與岳家仇」的詩句，他顯然是做了全國人民乃至萬世子孫的公敵了。張和仲「千百年眼」記秦檜爲金人作間一則云：「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搥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既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這些證據，不知後來爲檜辯護的新考據家有沒有看到？

檜生前建第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又楊廷秀宿牧羊亭秦左師墳應詩云：「今日牛羊上邱壘，不知丞相更曠不？」也够挖苦的了。據說「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特減其罪，惡檜也。」

養家湖山不出征

你如今到葛嶺去，已再不能找到賈似道府上的一點遺蹟了！可是，當年賈相公「臥治湖山」的情形，卻不妨抄一點給你看看：

「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又：「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媚尼，淫戲無晷夜。……嘗與羣妾踞地鬥牌，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見南渡雜史）

玩玩女人，打打坐，這樣的平章國家，真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了！然而，偏有那幫閒文人說什麼「天下簡星班，青牛度谷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儼來間，人生閒最難，莫道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一半與公閒。」還把他恭維成一個活神仙，這自然是「大稱其意」的了。像這種幫閒文人，真是比蒼蠅還多，如「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才館瞻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有的甚至做出「綵衣幸輔，古無一品之會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的四六文來，真是肉麻當有趣，連賈似道雖然大喜，也不免覺得好笑，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大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似道原是個游手好閒的賭棍，靠了裙帶關係，（會其姊有寵於理宗）忽然做起官來。一帆風順，超致相位。「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似道卻向敵人磕頭求和。「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於是，慶堂中、翁應龍之流的幫閒文人，又「撰麗華編以紀鄂功」。「度宗時，襄陽被圍已三年，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於是，從此天下太平，可以天天坐在半閒亭裏抱女人了。自然，他也未嘗不知道這種日脚不能長久，然而，末日愈快到來，他就愈拚命

的享受，他曾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個悲？」這種「哀鳴」的心理，是不難了解的。

似道玩女人、打坐之外，頂重大的事體，自然是擡錢，豪門資本，原不自今日始，大概做了官的人，總不免要做做生意，官愈大，做生意也愈方便。當年賈相公就兼做了大鹽商。「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學生真是愛管閒事，相公用多少鹽，你管他幹嗎？

奇怪的倒是似道居然欲行起「富國強兵」之策來，起先，是推行公田，「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為詩云：襄陽累戰困孤城，象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後來，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為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人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無論你說得怎樣好聽，他們看見的卻是鏡一般的事實。然而，似道蓋又要實行士人「登記」法了，「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人有詩云：「我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似道讀了這幾詩首，恐怕也要「啼笑皆非」的吧。然而，另一方面，卻又有那些清客們歌功頌德，說什麼「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一類的謊話呢。

最後可也總有這麼一天：「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請高州」，於是再也不能坐在葛嶺相府裏幹那荒淫無恥的勾當了。而且押運官又是一個對頭，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猷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押運官）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槌敗下而殞。」雖然元師東下，國亡無日，賈似道已被殺得太遲了一點，但總算替無數千萬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氣。

未聞函首可安邊

韓侂胄「內交宮掖，外比姦邪，謀傾汝愚」，等到趙相公一倒，就一帆風順，做到太師而兼平原郡王，倏者竟尊之曰「師王」，聲勢煊赫，幾乎比皇家還闊。有位趙家秀會大發牢騷，題詩客邸云：「蹇衙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韓太師陡起來的原因也很簡單，但卻又極其重要，「內交外比」之爲登龍的不二法門，蓋古今皆然的。侂胄既靠了「裙帶關係」（媚太監以通太后）而當起國來，自然不能不收買一批跑籠套的嘍囉，爲之搖旗吶喊，如陳自強原是個三家村的老學究，只因會做過侂胄的塾師，居然官運亨通，一日數遷，「侂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爲人師者，竟無恥如此。但天下偏有的是這種拍馬專家，惟恐沒有狗洞可鑽，如「侂胄嘗與客飲南園，師彙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彙也。侂胄大悅，益親愛之。」師彙的升官發財，就靠了這一聲狗叫！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彙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獻侂胄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來謝。……語侂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胄許之。遂進師彙上郡侍郎。」可見趙大卿不但會做狗，還懂得「走內線」，難怪韓太師要引爲知音，輸以心腹，豈僅不吝一官而已哉。

錢唐令程松壽也是棄了裙帶關係，驅除大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入，名曰「松壽」，侂胄詰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大諫願作人妾，固奇，因此而位躋卿相，尤奇，然而官場之大，何奇不有，則雖奇亦不足為奇了。

滿朝都是這些狐羣狗黨，而所謂「師王」也者，居然還想立奇功以自固。「乃偃恢復之謀，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胄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素啓黨之首，侂胄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憤，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胄，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胄、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胄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沈醉幾不可起，韓辦府專周筠，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閉閣門免朝。」侂胄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鹽梅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侂胄猶未知也，夏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圍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為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窗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為王沈沈的韓府，當日何等氣餒，一旦禍作，人去樓空，只落得「旁人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也真够慘了。

侂胄的殺身之禍，固由自招，但函首求和，也未免太荒謬了一點，有為詩云：「自古和我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一個國家能守方能戰，能戰方能和，如果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而只想屈膝求和，甚至不惜用苦肉計，則恐怕除滅亡以外，依然是不會得到什麼效果的。不過，這看法恐怕還是太天真了，其實，所謂求和也者，也只是一個藉口，說穿來還不是為了搶飯碗，彌遠之於侂胄，與侂胄之於汝愚，是如出一轍的。

楊柳春風丞相府



「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敵」，這首詠雲詞是諷刺南宋丞相史彌遠的，也可見其當時聲勢的煊赫了。但這位大丞相據說卻是西湖荒山苦修的老和尚投胎的，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記載：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奧燦燦，羅綺爛盈，紛黛環列，漫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

這位覺公子取韓侂胄而代之後，居然寵任日劇，權震海內。主要恐怕還是由於他和楊皇后的一段曖昧關係。「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而當時一般士大夫要想做官的，自然只好來鑽彌遠的門路。據說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歎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撲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又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劇，一人扮頭夫子。喟然而歎，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伶人在士大夫們看起來原是一種賤業，可是在「高貴」的士大夫們像蒼蠅一樣地鑽進鑽出的時候，他們卻敢撕着這些紳士的耳朵，指給觀眾們看，實在也够「偉大」的了！

史彌遠唯一的對頭是太子，太子貴和「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與地圖，指瓊崖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不料太子所壁的美人，正是史彌遠所放的「間諜」。因此，太子被廢，立了一個趙家的鄉下孩子做皇帝（即理宗）。從此之後，史彌遠的地位自然更鞏固了。歷代廢立的把戲，拆穿來都有這麼一手的。理宗即位時，有這樣一段描述：

「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旨，令之曰：『今所宜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皇崩，跣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經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引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尙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尙已即位矣。宣制畢，閉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捧其背下拜。』這不是「一幕很生動的宮闈悲喜劇嗎？」

後來貴和太子降爲濟陽郡王，後來濟陽郡王又被鴆殺了，就是這樣。「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劉克莊這兩句詩總算給當時的政治内幕，勾出了一個輪廓。

方今無事不丁董

南宋理宗原是史彌遠一手捧出來的，所以「百務惟遜，無所專與」，那時顯然是史家的天下。「及彌遠卒，始親政。」天下好像又歸還了趙家。不過，「董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拊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可見其實卻已變成丁家與董家的天下了。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奉迎，如櫻桃宴，卽於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卽於西馬廐，取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炯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俱儼矣。宋臣不數日，卽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匝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獻竹絲燈，其明過於桐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燭。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竹布至杭，宋臣卽買數疋，剪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大概一個人總是喜歡受人奉迎的，你不見那些大官兒們嗎，有客卿，有幹部，另外一定還有一些特殊人才，就專幹的是「奉迎」工作，其性質和小黃門，供奉官也並沒兩樣，何況善於奉迎者又總能先意承歡，決不會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去的，你看：「禁苑漸頽，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屢於烈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亭于池旁，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園梅，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勦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卽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卸拆摺疊之亭。上愈

稱賞之。」理宗到底是個理學家，娛樂不忘節約，而宋臣又恰能體貼入微，服侍得人主舒舒適適，卽宴荷賞梅，也覺得好像是在憂國救民，不失爲賢明之君。這難怪理宗要大加寵用了。於是，董宋臣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郡守。賊獫狼藉，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又置修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自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供應。宮嬪廩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充朝香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其不節如此，也真非始料所及了。

後來，這位理學家竟把妓女也叫到宮裏來嫖了。「有唐安倫者，顏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諷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尙可，乃畫此死模樣乎？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爲明皇，閹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可見理宗倒還有點明白的，但經不得了，董們的包圍蒙蔽，挑撥誘引，也終於成爲昏愦了。

笑迎珠履三千客

賈似道做了宰相，天天在葛嶺大公館裏，和姨太太們鬪鬪蟋蟀，或者到半閒亭裏打坐，這時，自然少不了一些幫閒如廖瑩中之流，陪着喝酒，做做詩，搞搞古玩，好在天下有的是食客，有錢有閒的人是不會寂寞的。

賈府食客如雲，如辨驗古銅器者有譚玉，玉工有陳振民，翻刻武定蘭亭有王用和，從遊者有東元器等等，但以廖瑩中為最密，瑩中字羣玉，又字藥洲，當似道向南侵鄂州的元兵屈膝求和，瑩中居然撰福華編以頌鄂功。他又會寫寫字，「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綵堂小帖也。繪定武觀帖為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枕蘭亭。又為似道刊全唐詩話，悅生隨鈔一百卷。」在食客中，他也算最闊的了，所以，「為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竺，鑄名飛來峯洞。」顯然是與眾不同的。後來「似道傾敗，服冰腦，死香月鄰」，在食客中，更可說是「孤臣孽子」了吧。

孟嘗君食客三千，一旦「樹倒猢猻散」，才覺得只有那位彈鋏先生還不算給他大魚大肉白白吃一場。文天祥最懂得食客心理。當「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事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迺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毋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這一笑，又像解嘲，又像喝采，但不知不覺的把自己的尾巴露了出來。說穿來，所謂「食客」，無非是「只要有奶便是娘」的一般軟骨動物。

陳放翁老學庵筆記云：「秦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剗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醜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諤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帛客，足十客之數。」這位帛客的雞黍和號慟，是爲的要換取秦府的「厚遺」而已。

元吳自牧在夢梁錄裏更把食客的嘴臉一一勾了出來：

「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撒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閒人也。更有一等不著業藝，專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爲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墮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又有專爲棚頭，鬥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或擊應架鷓，調鴉鴿，鬥鶴鶉，鬥雞賭撲落生之類，謂之閒漢。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鏢，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又有專爲幹當雜事，插花掛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涉兒，蓋取過水之意。更有一等專爲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喏，買物供過，及遊湖酒樓飲宴所在，以送香獻歡爲由，乞覓贖家財，謂之廝波。」這些食客的型態雖各不同，但其爲幫閒則一。懂得風雅，又會高一點小玩意兒如廬瑩中之流，自然要算是高等食客了。如果他們博得主子的歡心，說不定還會由幫閒而幫忙，由食客而升官發財起來的。

叢祠會傍水仙王

做了「才子」，就有些近乎「風流」了。要「風流」不能沒有錢，縱然「卜個才子九個窮」，但囑囑花酒的錢總是有。在西湖的「才子」中，孫花翁算得是一位代表。「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棄官隱湖岸，四時雜種花木，澹瀟自如。」（西湖遊覽志）有官可棄，其非普通老百姓所可比者明矣。「開封人，祖父皆武官，花翁少席門蔭，」（俞樾重修墓記）原來還是少爺出身。據劉克莊墓誌，窮好像的確是窮的：「其言以家爲繫縲，一身之外無他求，以口爲餐，一榻之外無長物，寄天竺隣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文無逐窳之賦，終其身如此。」但中國人寫「諛墓」一類的文章，多少總要打點折扣，栽花種木，就證明一榻之外，並非真無長物了。何況「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換口。」要是真的束緊褲帶餓肚子，還談得出什麼山水風月來！書無乞米，文無逐窳，又安知根本就用不着「乞」和「逐」呢。他和劉克莊，高九萬三人，「老於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作詞爲多。」（武陵香齋集）囑囑花酒，吟吟風月，不是有錢有閒，搞得出這些玩意兒嗎？

花翁送女冠還俗詩云：「疊卻霞綃上醜衣，女童鬢髮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煙花驚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籬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真是才子風流，不足爲俗人道也。但「瀛奎律髓」中說他是「皆太平時節聞人也」，卻也有點語病。「惟信始居婺，光宗時棄官」，光宗時代，在號爲天堂的杭州，誠然是歌舞昇平，吾皇萬歲的，但跑出杭州望望，烽火燒焦了大半個中國，哀鴻遍野，傷心慘目，實在是「太平」不起來的。花翁「著有南渡小史，今已失傳。」可見他也不是漠然無動於中，

可是當時做「詩」尙且要「禁」，則除「老於花酒」，做做「秋娘舊戶，夢入陽臺雨」一類的長短句以外，實在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當強敵壓境之際，一個武官卻放下干戈，來搞「風流子」，「阮郎歸」「夜合花」（均花翁所作詞名）……的玩意兒，真是可哀的吧。但光宗正在「天寒，官家且飲酒」的嬌聲中，鬧着宮闈糾紛的時候，自然也無暇爲這些「小事」而哀了。

花翁「病歿，安撫趙與憲葬之湖上。」據舊志所載：「墓在錢塘縣舊水仙王廟側。」清俞曲園在寶石山南發現了一個鐵墓，考證出就是花翁墓。他說：「甲午春日，余在西湖寓樓，泛舟裏湖，見湖墻有古墓，以鐵錮之，賦一詩曰：『古墓竟誰氏，墳前石几留，何年鑄頑鐵，錮此土饑頭。』」後丁君松生見此詩，乃告余曰：「此宋人孫花翁墓也。」以抱山堂詞爲證，余因作孫花翁墓記一篇，松生爲刻之墓前。」墓記中謂「水仙王廟墓在孤山，紹興間移建寶石山，寶慶中又移建蘇公隄，淳祐中安撫趙與憲仍於舊地重葺，趙即節齋也，花翁之葬，節齋主之，則在寶石無疑。」

朱青湖訪花翁墓詞（沁園春）云：「昔有花翁，退老湖濱，三徑未荒，自瀟戶空來，杜鵑嗚咽，桐棺瘞後，萬嶺淒涼，薦菊泉枯，水仙廟圯，那問詞人舊北邙！何幸尙高封馬鬣，后土祠旁。我來草長橫塘，見石几橫陳八尺長，好淨漉湖藕，奠他白釀，閒吟湘瑟，傳出清商。每歲驚花，一生風月，哀挽詩篇詠克莊，還相勸，把斷碑扶起，穩對斜陽。」這就是俞氏所據以考證的抱山堂詞。當時雖馬鬣無存，斷碑已失，但據說八尺石几，還巍然獨存呢。

花翁死葬鐵墓，也相當的闊了。可見才子風流，決不是沒有「苗頭」的。不過他到底還算是有心人，實僥倖此，和那些自命風流的御用才子，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死前恨不見中原

陸放翁會寓杭州孩兒巷。康熙仁和志：「輒街巷又名孩兒巷，宋時，售泥孩兒於此，故名。」渭南文集云：「淳熙十六年，四月廿六日，車駕幸景靈宮，予以禮部郎兼膳部校寮賜公卿食，詒事，作假，會陵陽韓籍寄松陵集來，云『東都舊本也』，欣然讀之。時寓輒街巷南小宅之南樓。」劍南詩稿夜歸輒街巷書事云：「近坊燈火如畫明，十里東風吹市聲，遠坊寂寂門盡閉，只有煙月無人行。誰家小樓歌惱儂，餘響纏綿繁簾櫳，苦心自古乏眞賞，此恨略與吾曹同。歸來空齋臥淒涼，燈前病骨嶮嶮影，獨吟古調遣誰聽，聊與梅花分夜永。」還有那首「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名詩，當亦作於孩兒巷寓所。放翁前後寓杭有年，故頗多西湖游詠之什，曾有句云：「西湖爲買區，山僧多市人……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這種情景，真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了。

放翁告老還鄉，已在六十多歲以後，那時，賈似道起造南園，叫他寫了一篇碑文，因此，後人對放翁晚節，頗有微詞，不過也有人爲之辯護的。但無論如何，放翁總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到了千百年後的今日，他的充滿了愛國熱情的詩篇，依然發着輝煌的光芒！

「陸游，山陰人，字務觀，乾道中，授夔州通判，因愛蜀道風土，故題其生平所爲詩曰劍南詩稿。官至寶謨閣待制。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

其實，以陸游的學問聲望，在當時是很可以搞到個把大官兒的，要是他善於奉迎的話。但他卻以「放」自喜，一生只忠實於他的生命和藝術——詩。從他的詩裏，可以看出他的整個人格，也可以看出當日的現實社會與時代背景。

「可憐萬里平戎志，盡付瀟瀟暮雨中，」「安得鐵衣三萬騎，為君王取舊山河，」「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夜視太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戰場。」「真是一腔熱血，無地可灑，於是，只好做做夢了：「夜且半，夢大駕親征，盡復中原失地，喜甚，作長句，未終篇而覺。」「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不但黑夜做夢，連白晝也做夢：「王師出城南，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馬前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尋胡束手伏天亡，棄甲縱橫滿戰場，雪上急追奔馬跡，官軍夜半入遼陽。」「然而，當詩人慷慨悲憤，夢寐以求的時候，那些豪門權臣，達官貴人們卻正在耽樂湖山，歌舞昇平，早把呻吟在異族鐵蹄下的三秦父老，汴梁遺民丟到腦袋後去了。」「三秦父老應惆悵，不見王師出散關，」「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從陷區遺民的眼淚裏，來看「西湖歌舞」，更是何等痛心！但痛心又有什麼用呢，除了「自恨不如雲際雁，南來猶得過中原。」

在南宋朝廷的偷安和腐爛，以及士大夫階級的荒淫無恥的氛圍中，一個富於熱情的愛國詩人是寂寞的，「酒醒客散獨凄然，枕上屢揮憂國淚，」「胡塵漫漫連淮潁，淚落燈前到地圓，」可以體味出放翁當日的心境。但他還希望能夠多活幾年，不是怕死，而是想看到最後勝利。「不羨騎鶴上青天，不羨峨冠明主前，但願少徐死，得見平胡年，」「但使胡塵一掃淨，此身不恨死蓬萊。」可是，他雖然活到八十歲，卻仍舊不能看見國土重光，「死前恨不見中原，」「自憐到死懷遺恨。」「終於抱憾而逝了。然而，身雖死而心猶歌歌！「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種愛國精神真是千古不朽的！

一 觴慟哭寃少保

南北兩峯東北的三台山麓，于墳在焉。于名謙，字廷益，諡忠肅，錢塘人，爲明少保，遭誣死，其子冕奉喪歸葬於此，後冕亦附葬。祠曰「旌功」，建於明成化二年。每秋月，杭人獨潔於祠中所夢者甚多。朱國禎「湧幢小品」中記有于墳祈夢靈異一則，可見這種風氣，自明即已存在了。到了今天，大家恐怕也只知道祈夢靈異的于墳而很少興趣去研究這位「捍土木之變」的歷史人物吧。

如果讀者不太健忘，定會想起類似「捍土木之變」的故事，是作了一次歷史的重演的吧。雖然這兩個歷史故事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但無疑的都有關於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運。現在，就說一說「捍土木之變」的史實：

「土木之變，郕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器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鑑、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壘等參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竄。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在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自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頃之，虜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恟嚇，始欲歸太上矣。」

當時英宗被擄，京師震駭，堂堂大臣們早嚇得手足無措，只想南渡逃難，保全自家性命，而那些失敗主義者自然又要乘機活動，以遂其降敵賣國的陰謀。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于謙挺身而出，議立景帝，定策固守，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終於轉危爲安，化凶爲吉，這偉大的功績，真是千古不朽的。

然而，在君主專制時代，一個臣子的功績，往往並不以其對社稷或民族的貢獻爲衡量的。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擁護我的有賞，反對我的該殺，這些道理于謙自然也都懂得，但「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所以他終於顧不得自己的腦袋，另立新君，堅定了抗戰的陣線，並使敵失所挾重，不得逞其狡計。結果果然獲得了最後勝利。

大局既定，也先自願送還太上，於是早先那些關起門來發封的三公九卿們，就爭着要立功邀賞，「楊善以單騎迎變回京」，立了首功，接着就是一套「復辟」、「封爵」的把戲，一般權奸們這時對英宗自然要大獻其媚，好像惟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忠臣義士，而對于謙的讒言中傷，更是不難想像的。當時君臣之間，于謙的地位原是極困難的，他不被得而甘心，才是怪呢。後人說他「一腔熱血瀉地，知之者其天乎！」其實知之者不是天，而是千百萬受了他的真正的「恩賜」的人民。「西市之變，皇太后驚惋，英皇自追悔曰：好個于謙！」則好像連殺于謙者也不是糊塗的了。

「于公之被戮也，徐有貞石亨實有力焉。時曹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舉耳者，以一觴醉其地而慟，吉祥悉撲之，明日復醉，痛如故，竟與都省陳遠，收其尸瘞之。」由此可見好惡自在人心，固不待數百年後之今日而論定。然而，「憐才好德之念，不在朝臣，而在小卒，下石彎弓之智，不自夷虜，而自卿相，」真是千古同慨的事了。

坐對江潮多冷面

吳山俗稱城隍山，因為山上不但有府城隍廟，而且還有省城隍廟（從前叫做都城隍廟）。省城隍廟本在鳳凰山，舊名永固，宋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封其神姓孫名本。至明永業時，則封其神為周新。好像和人間世的官場一樣，城隍老爺也是時常要調動的。

說起周新，不免使人聯想到包龍圖在舊戲上，等到包龍圖出臺，戲大概也做得差不多了。其實，歷史上的包拯，也只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不過在滿天下的貪官污吏中，總算不失為一個好官兒而已。但小百姓們卻通過想像，把他神化了起來，使他不但能審人，而且還能審鬼；使他的虎頭銅鬚，不但能斬刁民頑卒，而且連貪官污吏皇親國戚的頭也沒有例外，「包公案」裏就有的是奇奇怪怪的無頭案，（但又是極其平常的）這位黑鐵頭和關於他的許多神奇的故事，正是小百姓們所喜見樂聞的。然而，在腐敗的政治統治之下，把唯一的希望繫在包龍圖的身上，實在也太可憐了吧。

周新為明浙江按察使。據說他當監察御史的時候，「彈劾敢言，人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以其名止兒啼，」儼然是包龍圖再世。等到要出包龍圖，當時的政治社會大概也是可知的了！他一到浙江境界，就碰着一件無頭案：「見羣鴉飛馬首，尾之，囊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鎗一小鐵識，新曰：『布買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中市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召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於法，家人大驚。」又有一次，「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曰：『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冤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方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且取無有，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

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蓋奢暴至，私者伏匿聽取之者也。」此外類似的傳說，當然還很多，這些傳說竟經過士大夫的筆，而見之於誌籍，恐怕是有它的一點作用的。因為這樣一來，小百姓的「人心爲之大快」，於是，好像當時其實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了。鬱積的情緒有了一個十分安全的發洩，自然是好的；何況有關的多是「蟻民」們的自己的糾紛，天下之壞，也就壞在那些刁民頑卒，所以每個朝代不能沒有像周按察使那樣的鏡面來鎮壓一下。

不過，就在同一記載裏，也還有點漏洞：「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避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這就不免漏洩春光了！但縣官到底不是老虎，何況又是屬下，「大驚」之外，大概不會再有什麼反應的。後來，他碰到一位千戶，事情就糟了！「錦衣衛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探事浙中，千戶作威福受賂，會新入京，遇諸涿，即捕千戶，繫涿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即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今奉詔書，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可見不但老虎碰不得，就連「佞」也是不好惹的。縱然你是「陛下所命，擒治奸惡」，也還不免犯上之怒，頂多做個「直鬼！」不過，到底因爲他是「陛下所命，擒治奸惡」的吧，雖然無法活着做「直臣」，但殺死之後，卻又封爲都城隍，要他在陰間監視着那些刁民頑卒了。

張岱吳山城隍廟詩有「只愁地下龍逢笑，笑爾奇冤遇聖明，」尙方特地出風宸，反向西郊斬直臣，」坐對江湖多冷面，至今冤氣未曾伸」等詩句，不料，現實的「包龍圖」竟是這樣一個下場，這對小百姓的一線可憐的幻想，真是太重大的打擊了吧。

橫江猶憶戚家軍

在中山公園對面湖中，有成繼光紀念塔，（舊爲西湖博覽會的紀念塔）連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生也知道成繼光是一位民族英雄，在我們歷史上有那麼多的民族英雄，誠然是無比的光榮，但也可說是莫大的不幸！一個國家如果不自悔，也不受人侮，那些民族英雄是大可以去當工程師或科學家，搞一點對民族對人類更有益的建設事業的，然而，我們的教育家卻往往要小學生去做岳飛、文天祥，……這心理真是可哀的吧。

成繼光無疑的是一位最優秀的軍事家，即以現代科學的眼光看來，他所著「紀效新書」，也自有其相當的價值。這一方面，固然因爲他出身將門，（父景通，由指揮倉事升任都指揮，並歷任大寧都司，及神機營坐營。」對軍事學識有深厚的修養，另一方面，更由於他從練軍、禦倭的實踐上得來的經驗，糾正並發揚了舊的兵法。他解釋書題云：「夫曰紀效，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囿於法，合時措之宜也。」可知他是一位實踐軍事學家，決非紙上談兵者所可比。

有名的「戚家軍」，就是他心血的結晶。但雖名戚家軍，卻並非屬於私人的，而其實倒是一支道地的人民的軍隊，它的任務是專門對外的。這一支人民的軍隊的產生，決非偶然：第一，自然由於日本的侵略，當明初時，日本就和中國表示「親善」了，其名曰「進貢」，實際是來做生意，甚至「走私」，而且貨物裏還夾帶武器，碰着機會，就奸淫擄掠起來。但當日中國到底還像個自主國，成祖、宣宗，對日本進貢的時期人數、船隻等都有限制，到了世宗以後，那就糟了！在嚴家父子（嚴嵩、嚴世蕃）的不抵抗政策之下，日本的「親善」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來，浙閩兩省，被「倭寇」的鐵蹄，蹂躪幾遍，而抗戰最

力的朱統，卻遭撤職查辦，仰毒而死，從此朝野都不敢再言海禁事了。第二，由於政治腐敗，貪污成風，在上者那些豪門巨戶，達官貴人，狼狽為奸，依勢發寇，大發其東洋財。在下者，一般飢民浪人，無以為生，只得挺而走險，去做小漢奸了。朱統會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真是痛切之言！第三，軍隊的吃空、舞弊，不知風紀，沒有訓練，禦寇不足，擾民有餘，也是當日極普遍的現象。威繼光疏陳中會說：「軍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又謂民兵，以為城守，是保軍者民也，殺賊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了！由於上述的客觀環境，金華、義烏一帶的熱血青年和少壯農夫，就在威繼光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鍛鍊成爲一支人民自己的鐵的隊伍，威繼光以這一支鐵的隊伍，剿滅了爲患百餘年蔓延近十省的倭寇。

威繼光的成功，固然因爲他是一位天才軍事家，治軍有方，賞罰嚴明，親生子臨陣回顧，也依法斬首，不稍通假，所以，三軍用命，戰無不克。然而，要是沒有政治上的支持，其結果恐怕也難免不蹈岳飛的「常勝軍」的覆轍的吧。幸而當時嚴嵩已被放逐而死，嚴世蕃也殺了頭，抄出的家產有黃金三萬餘兩，白銀二百萬餘兩，珍寶服玩數百萬，房子聯接至三四個街坊。（但和今日的豪門巨戶比起來，恐怕還是小巫見大巫吧。）經過這一次差強人意的懲戒，奸佞稍稍斂跡，而相繼出而主政的首輔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都還算得「知人善任」，所以，威繼光能安於其位，發揮他的抱負。可是，張居正一死，在政敵的攻訐之下，威繼光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一代功臣，終於也還不免鬱鬱而死！明室覆亡的命運，就決定於這種始終不上軌道的政治。

欲扶危局嗣東林

金沙港有祠祀張天如，張名溥，世稱西銘夫子，太倉人，是復社的領袖。復社在明末為東南的一大政黨，其有祠在浙，也不足為異的了。

「復社紀略」述張之身世云：「父太學生翊之，翊之兄輔之，以進士由兵垣歷官至大司空，翊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於翊之，溥灑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塌蒲屨兒，何能為？」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而曉。因病趾。」此雖小節，但於張後來之立身處世，也不無影響。不過，張之能領導復社，以及復社在當時之能發生那樣重大的作用，自更有其深遠的社會背景。

如果稍為翻翻明史，就可看出那時官僚資本（官田）和國民經濟（民田）以及農民生活間的矛盾是極為深刻化的：「憲宗即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官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弘治二年，……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佔地土，斂財物，汚婦女，稍與分辯，即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于道，扈養廝役，糜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吏，格殺莊佃，所在駭然。……」這以獅子為中心所構成的老虎、猴子以及蒼蠅的一羣，成了民生的死敵，這種情形尤以東林復社的策源地江浙一帶為尤惡劣，顧炎武說：「蘇州一府之地土，無憾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蘇松巡按路振飛上疏說：「江南之民，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膏已皮盡而骨存矣。」由於官僚資本與貪官污吏的迭為禍害，引起了農民

以至中小地主的怨憤，那些地主階層中的賢明分子，便自然而然結合起來，力求政治清明，藉以緩和大地主（官僚資本）與中小地主、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挽救整個社會的崩潰，東林復社就是這樣地應運而產生的。

復社在名義上雖是士子們「以文會友」的一個文社，但實質上卻確是「嗣東林」而起的一個政黨，它的基礎且遠較東林為廣大穩固，所以，張溥以在野之身，能遙執朝政，陸世儀說他「引掖後進，內而中行評傳，外而推知有名，望應考選者，俱力行薦拔，其六部遷轉，及察省舉劾，皆得與聞，天如雖以庶常在籍，駸駸負公輔之望云。」杜登春說他的局面：「幾比尼山，舉天下文武將吏及朝列士夫，雍庠子弟，稱門下士，從之遊者幾萬餘人。」一個託名徐懷丹的政敵更說他：「千里赴會，萬艘停橈，僧道優倡，俱入社中，密卜星相，莫非友人。」這裏一個包羅朝野各式人物的大政黨，而且又往往採取直接行動以干涉政治（如逐周之變，討阮大鍼等），自然要遭到反動勢力的仇視了，魏闕餘孽阮大鍼與馬士英當政後，阮對馬說：「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然而，他還沒有來得及動手，清兵卻已渡江破南京了。

復社結果雖然也是失敗，但在叔世末流，維氣節於不墜，其影響於後世人心，是未可漠視的。不過，到底由於組成員本身的階級意識所限制，不能與農民真正打成一片，擔負起時代的重大任務。而在強鄰壓境，流寇蠶起之際，卻集中精力去對付一個無足輕重的空言家陳啓新，真未免有點可笑了。

南京破後，復社自然也跟着消滅。但明亡而抗戰死國之士，仍多為復社中人。吳應箕的起兵池州，就是一例。但這樣的掙扎，當然是不能持久的了。

浩氣長留浙海東

南屏山麓，太子灣前，記着明僉都御史張煌言，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張蒼水先生，他其實卻是明末的一位游擊總司令，被滿人視為心腹之患者，垂二十一年之久。「康熙三年，寶身懸壘，懸壘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蓄一猿，以候海船，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顛，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清督趙廷臣偵知之，先伏兵於普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游擊某，即登舟叱縛，二人不肯言，隨殺之，舟子懼，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壘，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即欲自裁，是夜聞簾蓋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清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趙廷臣勸其降，煌言曰：『速死為幸！』九月初七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哀之。」

張墓碑為清全祖望文，謝山（祖望字）對明末抗戰文獻是最有貢獻之一人，這種搖筆桿的工作，當時看起來，雖然無足輕重，但對二三十年後的辛亥革命，卻有極大的影響，即以張蒼水先生而言，要是沒有謝山為之執筆表彰流傳，則後來誰還能知道這位可敬愛的民族戰士，而踏着他的血跡前進呢！

謝山有一位年輩族母，是張蒼水的女兒，對於明末諸先烈的壯烈抗戰事蹟，知之獨詳，謝山少時，最喜聽她述明季掌故，積之既多，復益以考據和親歷，乃發而為文章，鮑琦亭集中有穆翁全先生墓誌，即述其先世與張蒼水的淵源：

「張督師蒼水為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資負郭田三百金，為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

師於儕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斂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即謝山之族母）。已而江上大亂，……督師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彌強山海，遂為大朝所指目。先生貫屨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臨終書末曰：「吾未得為蒼水延一線，汝曹當世奉其祀。」

謝山所作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鄧張公神道碑銘，長五六千言，對蒼水的壯烈事蹟，搜列無遺，當時蒼水的死節，尚不過七十年，而傳其事蹟者，如高氏墓志，翁洲新志，吳騫祥所作傳，對於蒼水的官階出處，均已荒誕失實，謝山乃「考公集中諸事蹟，合之野史所記，並得先族母之所傳者」，成為信史。

謝山結琦亭集中，除卻少數論學著作外，都是有關明末抗戰運動人物的傳述，如錢忠介、蕭樂兄弟、張煌言、張名振、王翔、馮京第等，均不嫌冗繁，詳敘其壯烈事蹟，而當時，正在乾隆中葉，一個字就可以興起大獄，株連瓜蔓而不可止，謝山自然知道這些，所以，提起筆來不免東張西望，十分小心，始終不敢以滿清為對手，而單敘片面的行為。然而就是如此，也還經過一場可怕的风波，劉光漢謝山傳略云：

「既歸，貧且病，糝殮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與大獄，並及董浦，（即杭世駿，與謝山為知友。）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令鄧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

要不是這位巡撫大人幫忙，謝山恐怕已成為文字獄的主角，而結琦亭集，也成為禁書了。這真是史學界的大幸！甯人傳謝山為錢公後身，又以配張錢諸公，可見對他發掘明季抗戰史料的功績，也就是對結琦亭集的價值之重視了。

錢塘太守醉西湖

浙江有三湖：鑑湖，湘湖，西湖，而以西湖爲最走紅，但張岱卻頗有微詞，他說：「自馬臻開鑑湖，而由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滄遠，自不及西湖之冷豔矣。至於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眠姪羞澀，猶及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名門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嫖褻之矣。」也許正因爲西湖是個名妓，那些達官貴人，名流雅士們總愛在這裏流連徵逐，搞出許多所謂「風流韻事」來。

崇禎初年，「太守劉夢謙與士夫陳生甫輩，時至二月，作勝會於蘇隄，城中括羊角燈、紗燈幾萬盞，徧掛桃柳樹上下，以紅氍毹鋪地，冶童名妓，縱飲高歌，夜來萬蠟齊燒，光明如晝，湖中遙望，隄上萬蠟，湖影倍之，簫管笙歌，沈沈昧且，傳之京師，太守鑄級。」這真可說是曠古風流了。然而，另一方面，「辛巳壬午歲浹饑，民強半餓死。」張俗在西湖夢尋中說：「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飢殍昇出，扛擡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誦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然而，死人管死人，風流管風流，原可並行不悖的。不過，康熙乾隆那些佛爺們聖駕南巡的時候，錢塘太守迎駕送駕，恐怕真要急得屁急尿流，而風流不起來了。是以某湖長有言曰：「我最恨的是西湖。」

有人建議，何不預先製造一些木頭機械人，等到大人物們來遊西湖的時候，就讓牠們去站隊歡迎，站隊歡送，既合節約之義，又不失迎送之禮，豈非一舉兩得。但我以為建議的人還是太天真的。做官的人說話，往往含有深意，譬如說是恨，其實卻是愛，說是倦勤，卻是戀棧。如果西湖真可恨，誰還願意去做湖長呢。自古以來，就有的是「錢塘太守醉西湖」。歐陽詩云：「菡萏香消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他情願把揚州來換杭州，就因為杭州有一個西湖，西湖到底「銷金窩」啊。但有銷金的，有淘金的，自然也有被金壓死的。荒淫無恥的一邊，總是飢餓與苦難。昔人詩云：「照出忠奸是此湖，」西湖永遠照着人生的兩面。

江南父老望煤山

西湖寺廟多祀朱天君，香火甚盛。原來在這位跣足披髮，怒目猙獰的神道身上，包含了一段最悲慘的民族史蹟：

「烈皇帝殉國，靈柩至杭，已在四月七日，闔城震動，百姓麻衣冠，苦塊，北向號哭。及有清定鼎，禁苛令繁，厲禁民間私祀，有偶語及先朝者，誅棄市，而百姓仍思念故君不已，於各廟塑像，謂之朱天君，歲時祭獻，蓋吳越媚神，藉此自飾。而胡人又新入關，不審南方風俗，遂逃禁網，至今社廟，祀祭獨盛。像披髮跣足，面目愁慘，左持棍，是太祖創業之寶，右持環，乃煤山殉國之器也。民間於四月七日茹素祭拜，以迄五月，凡四十九日，合七七之喪也。家具黃燭清香，不敢用白，懼胡知也。烈皇殉國，實在三月十九，民間以是日為太陽誕，太陽，君像也，以死為生，望后重蘇也，用心之深如此。」一個「亡國之君」，受百姓這樣的紀念，真是歷代所罕見的。

但百姓之所以紀念烈皇帝，恐怕不僅為了他的自縊煤山，死得太慘了，主要的還是受了江陰虐殺、嘉定慘屠的教訓，纔覺悟民族之不可或亡，於是故國之思，乃益深切，而故君自然就是故國的代表了。朱天君臉上那種悲慘與憤怒的情態，一方面固然是象徵烈皇帝的弔死，另一方面，卻其實表現了當時一般不願做奴隸的人民的心理。

「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這是烈皇帝最沈痛的聲音。從歷史上看起來，崇禎也的確好像頗想做一個好皇帝的。如躬行節儉，勇於求治，都是他的美德。然而，結果還是不免亡國，這責任似乎該由「亡國之臣」來負了，但為什麼「臣皆亡國之臣」呢，難道所謂君者竟一點也沒有干係嗎？略翻翻明末逸史，就認出漏洞來了。

「初，帝以魏忠賢故，屏宦官不用，其後以外臣不足信，遂復任之。」這還不過是表面的看法，其實崇禎根本就沒有要屏宦官不用的意思，他所屏的只是魏黨的閹宦，至於自己的中官，於撲滅魏黨之後，一時雖不好意思重用，但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終於「遂復任

之了。從歷史上看來，崇禎是很有點魄力的，一下子撲滅魏黨，沒有魄力就幹不出來，此後，任免大臣及其他一切大小事件，也都由己專斷。但一個專斷獨裁的君主，往往不能容忍他人的意見，而且，猜忌心又一定很重，對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特別是有學識有骨氣的人。而那些端茶捧酒倒尿壺的奴才們，因為親近而且聽話，倒覺得可以信任起來，於是，監軍的是中官，催科的是中官，甚至使「諸臣未親天子之先，先拜內臣之座」，文武百僚，封疆大吏，反而要受這些奴才們的控制、操縱，為其所屈辱！同時，奴才主勢，驕橫勒索，無法無天更是意料中之事。於是，有學識有骨氣的人士，無法忍受，只好遠走高飛，隱避避世，抱了消極的態度。少數硬直敢言，欲有所作為的，自然很容易給加上一個罪名，不是充軍下獄，就是禁錮終身，也終不能立足。剩下來的只有那班脅肩諂笑，獻媚拍馬的不要臉的軟骨蟲了。華允誠奏疏云：「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諛，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惟吾可以操縱，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這班廢恥喪盡的官吏，只要有奶便是娘，見了李闖王，三呼萬歲，見了清皇帝，也三呼萬歲，自然都無足為怪的了。

當李自成陷京師，崇禎「登煤山，遙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命召太子及永、定二王至，易冠服，藏於外戚周奎、田宏遇家。皇后入坤寧宮而崩，貴妃袁氏自縊，繫絕，蘇、帝手劍斫其肩，又斫長平，昭仁二公主。」此時何時，然而，天明御前殿，兩班文武竟一個都沒有到，真是「臣皆亡國之臣」了，然而，自己造成的結果，烈皇帝又能怪誰呢？

烈皇帝的結局是够慘的！後人記其慘狀的一幕云：「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為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亂離中匿跡藏名，見年老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此語出自帝王之口，真是沈痛極矣！崇禎最後以投繯殉國而全其人格，在歷代「亡國之君」中，總還算是值得紀念的一個。

鋤奸未滅馬瑤草

湧金門現在是很冷僻了，但在明末時代，卻是西湖大碼頭。馬士英挾了太妃抵杭，就寓在這碼頭上。梧園詩集有詩四首詠其事云：「開國從龍第，中朝逐鹿家，啓門留鎖鑰，來探六陵花。」「賸水殘山破，何人夢舊都，靈和無限柳，啼煞白門烏。」「湖水平于鏡，多年少五兵，城樓哀角奏，一半雜邊聲。」「閣下施長戟，車前列健兒，相公防意外，走馬夕陽時。」由此可以想見當年馬相公威儀的一班了。

南朝既去，馬士英變成了喪家之犬，但仍不忘他手中的一張王牌。雖然不幸在兵荒馬亂中失去了福王，卻依然挾了一個太妃，浩浩蕩蕩南下。有人說，這太妃是假扮的，其實是馬賊的老娘。但既是相國，誰又敢問她是真是假，（如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太后真偽，知縣黃翼聖啓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反正，太妃總是太妃，「誰敢危謬駕者！」（據臨安旬制記載：道有所沮，馬輒作此大言。）所以廣德州牧趙景和拒不納，士英就攻破之，執殺景和。從廣德走安吉，知縣黃翼聖就連忙打掃宿舍，以俟太妃及士英家眷。張巡撫得到黃知縣啓呈，趕緊備法駕迎入杭州。到了杭州，福王和羣臣又往朝如儀。於是馬賊又儼然是一位堂堂相國了。你若要是他手中沒有這張王牌，則所謂「宰相大司馬」也者，不是和糞土一樣的臭了嗎？「臨安旬制」記太妃抵杭後情形。云：

「於是士英遂擁兵駐淨慈寺（或說湧金門外王氏園），而守臣以總戎府爲行宮，舍太妃，福王及羣臣往朝。且令士民入謁賀，太妃出服緒，一紫衣女官侍，及士英而已。太妃儀度褊陋，出詞頗不類東朝，諸臣有以南中事請者，則愕無以應。士英多代之答。福王雖迎入第中，亦無以別其真贋也。」又甲申日記云，「羣臣及福王往朝，

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薄幕城中豐寧太平二坊，民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宴，驚走，以一樓船盪湖心亭，至曉入朝，用精甲百許自衛。」

不管太妃是真是假，馬士英的「首輔」總是做定了的。況且他有的是「精甲」，雖然未遇敵人，就未免要「轉進」，但對付自己人總是可以的。所以，諸王被迫之下，做了有名無實的監國，（最初，史關部原欲立潯王，爲士英所阻不果，故葉廷培詩有「鋤奸未滅馬瑤草，扶弱深憐史道鄰」之句。）有幾個書獃子，竟發生起幻想來，要他逐奸求賢，與師復土。如王思任上疏請誅馬士英云：「……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骨董。……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賈官鬻爵，掘金鑿銀。四方狐狗之類，願出其門者，得一瞥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獻及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交兌卽題。……立斬士英之頭，傳示海內，以爲誤國欺君之戒。」此外，也有幾個硬漢，要借馬士英的頭，來挽回明代的國運，劉宗周甚至大聲疾呼：「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可是，馬相公依然是馬相公，誰又能動他一根毫毛？而且，「阮大鍼、袁宏勳諸姦至，與馬士英合，偃蹇自如」，要是敵人不來得這麼快，恐怕「格天閣」「半閒堂」都早已建起來了。畫舫笙歌，宴酒唱和，阮老也許還可以編導幾隻好戲，以粉飾粉飾昇平呢！不幸潯王監國不到幾天，敵人已到了塘西，馬阮諸公，只好忍痛拋棄了榮華，分頭逃命去了。馬士英入方國安營，于穎上疏請誅，不報，劉宗周叫他「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可是：「穎白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事卒寢。」但，最後，據說馬士英終於殺了頭，不過那是敵人的手殺的，因爲他縱然願意投降，敵人也不要他。有明一代，就這樣完結了！

梅教生在帝王家

「桃花扇底送南朝」之後，在杭州是還有過一個小朝廷的。這段事蹟，明史沒有記載，惟張國維傳云：「南都覆鼎月，莽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這樣的略帶了一筆而已。

如今要追尋潞王的遺蹟，大概也渺茫得很了。只有西湖虎跑寺，還有潞蘭石刻，花兩叢，詩二十字云：「幽蘭生深谷，馥馥有國香，能令人服媚，無人亦自芳。」下款敬一。前後有潞國親筆之寶，崇蘭軒寶，崇禎十三年印。但據葉廷琯吹網錄云：「虎邱塔下有畫蘭石碣銜壁間，高三尺餘，闊不及尺，花葉紛披，摹鑄工妙，為明季潞王遺墨。……是幅作於庚辰（崇禎十三年）秋時，猶未去國也。」這兩幅蘭係同一年所作，不知虎邱潞蘭是否就是虎跑潞蘭的「抄本」，沒有看過，也不好遽下斷語。而王漁洋池北偶談又說：「昔在金陵登宏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指潞王）畫蘭極工。」則推想起來，當是王在藩之日，畫幅流傳，人為摹刊名勝地，故金陵蘇杭皆有之，而未必避兵南來，尙有此鑄留墨本的閒情逸致也。

不過，潞王倒確是一位風雅之士，平時彈彈琴，寫寫字，畫畫蘭花，收收古玩。如池北偶談云：王「風尙高雅，嘗造琴三千張，（或說數百張，名潞琴）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常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壅地中。」潞王自己也說：「崇禎壬申癸酉，河北流寇披猖，衛郡城開畫門，四郊火光燭天，荼毒不分玉石，予於此際，頗覺鎮靜，方手不輟書。」又說：「癸酉春日，方提筆臨帖，興正酣恬，而忽報流警，一時數至，余雖未闕筆，而想見小民焚劫之苦也。」（均見歐王述古書法彙敘）像這樣的「烽火閒情」，實在很使人吃驚的吧。潞王還信佛，據說：「王精通內典，一日於大

離腹中，獲觀音一尊，四面莊嚴悉具，於是遂修佛長齋。「雅士而兼居士，像他這樣，在平時也許還不失為一個好人；可是，國破家亡，烽烟遍地，而「潞王居杭時，嘗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長五六寸，以竹筒護之。」（見甲申日記），則未免有些近乎「怪人」了。

然而，明代亡於誰手，歷史上擺得明明白白，我們倒不必去深責潞王，而且，像他這樣「潔身自好」，在當時倒毋寧說是一位「好人」的。所以，最初史閣部一派會竭力擁立潞王，但終於敵不過馬阮輩的惡勢力，於是，福王上臺，潞王就只好下杭了。潞王到杭州，說好聽點是「護送」，說乾脆點是充軍，雖說在藩，其實也就等於軟禁。在這樣環境裏，除掉彈琴作畫，恐怕也實在沒有更好的事可做。等到南朝已去，馬士英挾了太妃（據說是假扮的）抵杭，他又只好迎入第中。後來福王被擒的消息已證實，敵人也快打到塘西了，馬士英忽然要擁護他從前所反對的潞王做監國，潞王當然不會願意，但也終於只好做了傀儡。這時頗有幾個愛國志士如黃道周等要潞王把馬阮諸奸明正典刑，起用賢能，共圖中興之業，他自然噤不敢發，有一次被迫的沒法，只好老實說出「今馬輔握重兵，勢不得不與馬輔議」的話來。可見「槍桿就是一切」，你要潞王不吃素念佛，還有什麼辦法呢？

最後，敵人來了，馬阮諸人棄冠而走，「清兵抵武林關，巡撫張秉貞惶狀不知所為，……將挾王出降。……王倉卒與秉貞詣軍前降，……及詣營請弗殺，貝勒許之，杭州之免屠戮，王之惠也。」之後，雖然如劉念臺先生等二三人，因為潞王出降，憤而自盡了。但抗人卻似乎很感激潞王活命之恩，稱之為「潞佛子」。我想，這決不僅僅因為他是皇家的人的緣故罷。明代江山，原就早已亡定了的，潞王其實也不過做了一個時代的犧牲者而已。吳農祥梧詩園集詠臺府金佛云：「積劫已知還默禱，悔教生在帝王家，」潞王地下有知，當亦為之慨然！

未妨憤世作清狂

「三潭印月」中的三賢祠，供着三個神主，其間一個是杭世駿，這位先生與其說他是賢，毋甯說他是狂，清人筆記有云：「乾隆中葉，上思用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大宗（世駿字）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激直；末又言滿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甚得，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侍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即罪當伏法，有衛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奉旨放歸云。」

皇帝忽然想到要開放言路，原也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騙騙老百姓的，聰明人這時大概一定更起勁地歌功頌德，使天下人相信天下的的確確是太平，皇上的的確確是聖明。然而，杭世駿這個傢伙竟然會相信起來，而且還「語過激直」，大傷聖心，其不棄市滅族者，實在還算是運氣。

世駿丟了官，只得回去做做山長。這時他如果能閉門思過，寫寫悔過書，或者尚能上遞天諒，恢復舊官。至少已結巴結地方官，在鄉擺個紳士架子，也還不失為一位鄉賢之類的人物。然而，他館俸所入，都去買銅錢，累累積於床下。不過，搗搗古玩，總還算有關風雅，未可厚非。可是，他竟和市井少年，天天混在一起，呼盧喝雉起來！清人筆記記其一事云：

「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仙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函籬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

博正酬，文敏卽出與，指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掩，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屢舍陝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返。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甚至碰到皇帝的時候，他也還要幽默一下，清人筆記中有極妙的一段，君臣對話：

高宗：汝何以爲活？

大宗：臣世駿開舊貨攤。

高宗：何謂開舊貨攤？

大宗：買破銅爛鐵，陳於地上賣之。

於是皇帝大笑，竟「買賣破銅爛鐵」六字給他。後一次高宗南巡，則問得更妙了，一見面高宗就問：「杭世駿尙未死麼？」據說大宗真的在那天晚上死了，怎樣死法，雖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像他這種狂人，皇帝是不會要他再活下去的。

在封建社會裏，狂固然是一個缺德，但在到處都是鄉愿和偽善者扮着國家棟梁的角色時候，連孔二先生也要對「狂狷」覺得可愛起來，則杭世駿雖狂，而謂之賢，也就沒有什麼不可。世駿還能詩，如「迎風蘆葦濃於染，過雨山痕淡入詩」之句，頗清麗可誦，只是他的著作並未十分傳世吧了。

中興名臣推左會

岳廟西南竹素園旁，有浙江先烈祠，舊爲清左宗棠祠，左現移祀左蔣二公祠。（蔣即果敏公益禮）附近又有李鴻章祠。會、左、李號爲中興名臣，滿清政府的統治之所以能多延長了五六十年，完全是他們的功績。否則，中國恐怕決不會是今日這樣的局面，至少多進步了半個世紀了吧。然而，今人一方面歌頌洪楊的革命，一方面又崇拜會、左、李的忠義，這種矛盾的心理，實在是妙不可言的。

所謂「聖人」造出了「忠孝節義」這一套公式，就像孫行者頭上的金箍，成爲統治者錮服臣民的唯一法寶。爲人臣者，不問其內容如何，只知盡「忠」而已矣。即使像會、左、李那樣的誓誓大才，也甘心服服帖帖地做個異族的奴才，而且，當民族革命勃興之際，竟還是執迷不悟，樂爲「大朝陛下之鷹犬」，來敵死自己的同胞，以爲不如此就將爲「名教」的罪人了。所以會、左、李「忠義」誠然是「忠義」的，如果從異族主子的眼中看來。

其實，「盡忠心，報皇恩」，爲的是怕「唐僧」念金箍咒以外，還有「只要有奶便是娘」的奴根性存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有錢，不愁沒有打手，何況是高官厚祿，皇恩浩蕩，會、左、李之徒，那裏還會不願「肝腦塗地」，「以效犬馬之勞」呢。然而，因此也更見得當日被目爲匪魁的洪、楊，以及後來推翻的滿清，手創民國的孫中山先生之偉大卓越，實絕千古了。

「庸閒齋筆記」載會、左間的一段嫌隙云：「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溝，蓋金

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瑗已死於亂軍中。頃之，殘寇入湖州，左公諫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頗蒙青眼，泊攝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會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作者陳子莊是會、左的幹部，所以，寫來非常婉轉，但仍掩不住羣奴恃寵，爭風吃醋的那種醜態。會、左原是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可是一旦爲了利害衝突，也就反目不認人，如同寇讎了。但會歿後，左又寄挽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此生。」真似乎生死交情，於是乎見了，但再想一想，實在覺得有點肉麻的。

一將功成萬骨枯

天堂的安樂，也並不可靠，宋朝一位預言家剛說過杭州五百年內無災難的話，「方臘之亂」就發作了。而且，也不到五百年，「洪楊之亂」更把杭州這個天堂打得粉碎！

年代遠了，不但血痕已消，連影子也模糊了。如今只有到孤山去訪梅的時候，還可以看到林典史的墓道，但在疏影暗香之間，和林處士的遺蹟一起地看起來，已是幽雅得很了，誰還想得到當時一場流血的大悲劇呢。

在無數千萬人民肝腦塗地，生命比狗都不如的時候，一個縣級佐理人員竟被這樣重視，到了今日，其墳墓猶巍然獨存，真可說是一個奇蹟了。但知道這其實不過是滿清統治者玩的一手把戲，則又覺得是不足為奇的。董慎言所撰林傳中誌其死事云：

「城陷，君……危坐堂皇，列印於案，手酒痛飲，大書於壁云：『未能矢志勤王事，惟有捐軀答聖朝，』俄賊至，君怒罵擊以印不中，賊前加以刃，旁一賊言，此忠臣不可殺，竟舍去。復有數賊至，君伴顧堂後，賊爭趨入，則積屍縱橫，搜金不得，駭且憾，突出斷君首，置案上，屍僵坐不仆。」這很有點像小說，好在讀者當時不在場，不會提出反證的。不過，在「上下泄泄，文倖武嬉」（陸以滄杭城紀難詩序中語）的時候，居然有一個罵「賊」而死的小公務員，此「聖朝」之所以要另眼相看了。統治者總愛玩這麼一套手法的：「昔明閩陳二公，以典史抗節江陰，我朝建祠賜諡，褒卹有加，不以逆命為嫌，仰見先皇教忠之至意。」（陳思矯林典史墓記）這用心可說是很苦了，但「教忠」的結果，還只是出了一個林典史，這真是「聖朝」的悲哀吧。

「洪楊之亂」恐怕並不光是一種民族運動，誠如陸以滄紀難詩序所云：「上下泄泄，文恬武嬉，公事捐輸外，悉不問，而庫無贏財，營無健卒，幕無達士，市無歡民，識者早知其必敗。」陸雖然是站在滿清統治者方面說話，但到底也暴露了官惟捐輸，國無歡民的現實的一面。舉其紀難詩一例，如「馬太守昂霄，會宰吾邑，典吾郡，幹才軼倫，而獨於勸捐一事，染指最多，……然衆庶之謗日興，上官之眷益厚，蓋既工於聚斂，且善逢迎也。」朝內朝外有的是這種幹員能吏，你叫老百姓走到那裏去呢？

杭州的庚（申）辛（酉）之難，吃虧的還是老百姓，當時餓死、病死、戰死、乃至被官兵姦殺而死，也都算在「長毛」賬上的，不知幾千百萬人！南山、北山的義烈遺阡，以及天池寺、泉山洞的義烈墓，都成了他（她）們的歸宿，還算是皇恩浩蕩，德澤無窮呢。據庚辛泣杭錄載：「巡撫左宗棠督師入浙，克復會垣，白骨尙累，填塞衢巷，乃與布政使蔣益澧商諸紳士，雇夫收檢，窆葬南北兩山。」「左公收城鄉暴骨數十萬具分葬大冢於岳王廟右里許仁壽山麓（北山遺阡）及淨慈寺左松居庵（南山遺阡），緘以粉垣，兩阡表之，江干湖墅，則就近掩埋之。」「蔣益澧統帥由富陽克復省垣時，暴骨遍野，經官紳士民捐資收買骨殖六千四百二十六斤，即在天池寺東義葬巨冢。」「泉山洞義烈墓在白沙塢，咸豐十年，居民避洞內，……大小男女三千餘人，同時罹禍，經縣丞雇夫檢骨，合葬一家。」白骨論斤，全洞覆沒，真是人間何世了！然而，偏有歌功頌德的人，說什麼「微二公（指左、蔣二人。）圖後之盛德，無以委曲周詳，恩及無知之朽骨如是也」。（譚獻義烈遺阡碑）「一將功成萬骨枯」，萬骨枯了，更顯得將軍老爺們的大恩大德來，小民們自然只有馨香禱祝了。

小園一曲春何在

詒經精舍爲俞曲園講學之地。俞老到底是名流學者，雖然丢了官，但生活卻並不受什麼影響，寓廬就有三處，蘇州有曲園，杭州有俞樓，和右台仙館。他手題一聯懸春在堂云：「越水吳山隨所欲，布衣蔬食了餘生。」後者不得而知，前者倒確是實情。

同是教書匠，也真有天壤之別。有的可以飛黃騰達，「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有的卻只好在家抱孩子，洗尿片，而還不能求得一飽。這裏面是有一定有些道理的。據說「當時曲園講學湖上，彭剛直方退居彭廬，互慕聲氣，結爲姻婭，由是曲園名聲益盛」。就可以看出他的「苗頭」來了。

於是，「執費而求一見者，日幾數十人，聞者按費書名，納二十金者坐之堂隅，時人比之登龍門。」這樣的辦學，不比那所謂「全國最高學府」還闊嗎？有一天，「有偉丈夫求見，鬚眉浩然，長七尺以外，披大紅斗篷，廣袖直綴，昂然逕入，聞者阻之，例索費，大怒曰：汝不識文某耶？吾隨會左出入百萬軍中，未嘗費一錢，而謂咫尺門牆，乃拒人千里之外耶？其聲如驚雷。曲園出，文某把其臂曰：吾以若爲天下士，故奔波不遠千里，今知其聲名，乃銅臭耳，掉首欲去。曲園被握，覺五指鉤距如鐵，不勝楚。忍痛祛其衣曰：「先生止，吾不知其爲君也，受費，正以餽俗士耳，豈爲君設？文大笑曰：吾欲止，則止耳，何諱爲！因共登堂，擲冠几上，目光睜睜如巖下電，四座悉驚，曲園欲爲介見諸士，曰：毋庸，吾姓名不足驚人，但握刀殺賊耳！」

這位偉丈夫真來得有些突兀，但要是在今日，卻恐怕是不足爲怪的。不過，可怪的倒

是這位偉丈夫，旁的地方不去，卻獨要到詿經精舍來聽講學！莫非是爲了銅臭熏鼻，代抱不平，纔故意來我麻煩的嗎？但曲園到底是聰明人，「吾不知其爲君也，受費……豈爲君設，」始聞其聲，如見其人，想起來也很好笑。

曲園去官從教，自鳴清高，但其實卻是非常熱中的，春在堂隨筆云：「公（英桂）爲言咸豐九年，自豫入覲，蒙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樾，有翁樾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論，是時臣樾去官已一年有餘矣，何意饑飢微臣，尙在眷注之中。昔蘇軾聞神宗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樾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天涯殘客，重聆先帝玉旨，亦不禁涕淚之橫集也。」這種心存魏闕，受寵若驚的心理，自己刻畫得還不够深刻嗎？他贈友人詩有「廿載名場同得失」之句，更顯然以不能做大官爲遺憾了。

齋樓（又名小曲園）依山面湖，有樓臺亭閣之勝，儼然一位閨佬的別墅，如今西冷橋畔，還有它的遺蹟，但已是三層洋樓，變成「杏花酒家」了。曲園本以「花落春仍在」一詩起家，因顏其堂曰：「春在堂」。並以「春在一曲小園」自詡。然而，如今人去樓空，春在何處，只有「杏花酒家」裏五魁八馬之聲而已。

誰與斯人慷慨同

竹素園旁的浙江先烈祠，祀清末革命烈士徐錫麟等。「徐字伯蓀，紹興東浦人，少讀書，通大義，精數學，善製器具，會手構星球儀，見者嘆為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而悔之，乃集資設書肆，納交豪傑；旋至日本，觀博覽會，歸而有志於經世。於府城設大通師範學校，招收綠林，暗以兵法訓練部勒之。繼念非握兵柄不足以舉大事，乃假鉅金，納資為道員，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得資遣赴日，學陸軍，以體弱，不能入校，旋歸國，以重金運動，得安徽候補道，並覓清慶王及杭州將軍某薦函，以致皖撫恩銘，恩銘大器之，命會辦警察學堂，即躬自督練，又密約海外同志，赴皖舉事，期為五月二十八日。適警校學生亦擬於是日舉行畢業禮，遍邀皖大吏觀禮，恩銘嫌其遲，遂提前於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至日，恩銘以下皆至，烈士發命下鍵，手擊恩銘於堂，三槍皆中，其下羣起擊烈士，卒被擒，就義於按察司署，並被剖心，以祭恩銘，死事極慘矣。」

從這裏，是可以看出清末一般革命烈士的血是怎樣流的，只要有血，不怕滾地方瀝，也不會不開出花來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革命的燦爛的花果，由於多少先烈的血的灌溉和供養，然而，在時間的沖洗下，已漸漸的遠了，淡了，沒有了，採花摘果的後人，又誰還記得他的脚下的那些血印？也許又已在製造另一個「紅花碧血」的悲劇了吧。

記得章太炎在徐錫麟傳略中說：「審判官詢問徐氏：『誰指使你的？是××嗎？』烈士瞋目道：『××何人，他那裏能指使我！』」其實，當時無數千萬的革命青年，擲頭顱，灑熱血，無非是出於愛國救民的一念，動機純潔，決不如那些狡官奸吏們所想像那樣

的有背景，受津貼。誠如龐雄烈士所說：「我之革命，由心之所信而已，心信則爲之，徐錫麟、溫生才是也，無所謂約與不約。」溫生才當粵督問他爲什麼要刺殺李琦時，更坦率地說：「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狗官爲厲之階，殺一李琦雖無濟於事，然以此爲天下先，而寒賊膽耳，此舉純爲救種族，非與彼有怨。」

在烈士們前仆後繼之下，滿清統治者的膽愈寒，心愈虛，恐怖鎮壓的手段，也愈毒辣、陰狠、夾拶、鞭扑、釘穿手足、鑿齒、無所不至。當然也並不一定要證據。劉道一受盡毒刑而不屈，「遂以其私章所鐫『劍非』二字，引漢書『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句定讞，」這比「莫須有」三字更妙。但毒刑、殺頭，都並不足使烈士們屈服，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原是烈士們所追求的理想。所以宋玉琳、饒國梁、林覺民輩，臨刑時猶慷慨陳詞，面不改色。李德山臨刑，監斬吏有惜其輕生之語，則厲聲罵曰：「大丈夫爲國捐軀，分內事也，我豈不能致富貴者，特不如爾輩認賊作父，不知羞恥耳。」陳可鈞被獲時，清吏誣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烈士勃然大怒，厲聲叱之曰：「爾以此舉爲壯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喚醒同胞繼我而起，爾等利祿黨心，血液已冷，寧足知此！」陳更新之被獲，官吏見爲美少年，謂之曰：「子齒尙穉，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也？」陳厲聲曰：「吾起義所以喚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爾輩鼠耳，寧知大義，身既見獲，其速死吾。」程良被逮之後，李準嚴刑訊鞠，良大罵曰：「吾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不答，問其姓名里居，亦不答，時目爲啞黨人。餘子亦無不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清廷明殺不足，繼以暗刺，然而，誠如陸皓東烈士所說：「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更多的革命青年，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終於造成辛亥的大勝利，論功行賞，倒是不應該忘記那殺人不眨眼的清廷劊子手的。

行雲流水一孤僧

曼殊上人墓在西冷印社後，這一代名僧的血統問題，始終是個謎。也許因為是名僧吧，日本和中國都會爭取過他，後來柳亞子又似乎推翻了自己過去的考證，不承認曼殊是屬於日本的了。但這些且不管它，還是來談談曼殊之所以為曼殊吧：

「契闕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倫，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這三首小詩，不啻為曼殊自己寫照。如果不拘拘於身上的一件袈裟，曼殊與其說是詩僧，毋寧說是詩人，一位浪漫的詩人。

三十年前的青年，多為「斷鴻零雁記」這小冊子所顛倒過的吧。這本書顯然是曼殊自己命運的告白，這種「少年維特之煩惱」式的戀愛悲劇，給他永遠留下了一個「難言之痛」！「一年容易又東風，春猶未殘花已空，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一個和尚會做出這樣哀體的詩來，是決不偶然的。

其實，曼殊這個人的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浪漫的詩，記得郁達夫會說：「他的畫比詩好，而他的一生，比畫尤好。」真像一隻孤雁，劃過長空，他的一生，給這濁世投下了詩情畫意的一瞥。對他的生活，柳亞子在燕子龕詩集序文中會有生動的刻劃，他有時纏頭十萬，揮金如土；有時臥床累日，饑殮不繼；有時芒鞋土屨，雲遊無踪；有時西裝翻翩，出入歌場。但他雖然因寄所託，放浪形骸，卻又極有操守，決不馬虎。

他對梵文、法文、英文無所不通，與南社諸子相善，以他的天才及其當日的地位，如

果要取富貴，真是易如拾芥，然而，他終於寂然一身，入靈隱山著梵文典，至民國七年，在滬圓寂，僅三十五歲。

曼殊一生無疑地都是在矛盾和痛苦中的。他明知「生天成佛我何能」，但還是做了和尚。做了和尚，卻仍不免「無端狂笑無端哭」，執着於「無遷」的「幽夢」。既不能出世，又不敢入世，這就決定了他悲劇化的命運。

自然，我們決無意於歌頌那些做生意，軋姘頭，與達官豪吏交結的名僧，但像弘一法師那種苦修的出世的精神，卻也不敢崇拜。所謂和尚也者，其實，倒應該學習他的佛祖釋迦牟尼的救世精神，回到人間，從地獄裏建造起天堂來的。但如果把和尚當做一種騙飯吃的行當，或是消遣的玩意兒，那又當作別論了。

岳王墳西是妾家

西泠橋畔蘇小墓，相傳爲南齊時錢塘名妓，故墓亭上聯語有「六朝韻事」金粉六朝」之句。這大概是根據古樂府的一首詩的，詩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據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註，爲南齊蘇小小歌。所云「西陵」，蓋即現在的西泠云。（或說西陵實係西興）但據武陵舊事所載，則蘇小小有二個，另一個爲宋時錢塘名妓。而且蘇小小墓也有二個。據西子湖拾翠餘談：「蘇小墓在鳳凰山舊州治後。一云在西湖上。宋周紫芝詩敘：「湖堤步遊，客言此蘇小墓。」此外，據說嘉興也有一個蘇小小，唐李紳詩敘，則爲吳妓人了。這樣說來，蘇小小其人其事，撲朔迷離，實在使人有些摸不着頭腦，但這些其實都不打緊，反正，蘇小小是個名妓。

西湖有英雄，有隱士，有騷人，有高僧，自然也不可沒有一個美人，那些名公鉅卿，有錢而又有閒，總不能不搞一些玩意兒消遣消遣，於是，或與騷人墨客，卽席聯詩，或與高僧野道，參禪打坐；或訪隱士於孤山，或結同心於西陵。總之，清客也好，和尚也好，名妓也好，紅伶也好，在名公鉅卿們的眼裏看來，其實都是一樣的。固然，如今已只剩下一些墳墓，讓遊人去低徊憑弔了，但過去（也許還沒有過去）的那個社會相，卻是可以從這裏如實地反映出來的。

西湖上女人的墳，原也不少，但蘇小小卻最走紅，這道理也是不難尋思的。馮小青雖然也很有才貌，但那已是人家的姨太太，所以，頂多只能替她身世的不幸，嘆息幾聲吧了。秋瑾固然是一位女俠，連從前「論殺秋瑾」的某某，都要躬身於其墓前頂禮膜拜，但究竟只能敬而遠之的。惟有蘇小小，生前是個名妓，死後仍是個美人（年少早卒），如此

湖山，美人是可以少的嗎？從前士大夫當國破家亡之餘，旁的可以不記，獨美人笙歌一類的事蹟，卻永遠不能忘的。板橋雜記就專記的是明末的妓女，認為是「一代興衰，千秋感慨之所繫」，可知美人之「重要」了，你看，當今那些明星紅伶的名字，不是比學者作家之流叫得更響嗎？所以，蘇小小能輝耀千古，與湖山共垂不朽，原也是不足為怪的。

撰畏廬瑣記：「蘇小小墓在西冷橋之次，遊人多投以甌石，墓上殆滿，不知其用意所在。」不知林琴南遊西湖時，蘇小小墓是個什麼樣子，但現在則已是用水泥所築的摩登墳。那饒頭投的水泥上，光滑可鑑，顯然是經過無數遊人的手杓撫摩的，這心理卻是容易了解的吧。

元遺山詠蘇小小，調寄虞美人云：「槐陰別院宜清晝，簾外香風逗，美人鬪字阿誰留？都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離後，粉泣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願釵頭。」這好像詠的是蘇小畫像。有人畫美人，自然也會有人為美人作傳奇，湖上空翁所輯西湖故事，就有關於蘇小小的，據說她就住在西冷橋側，和她結同心的那第一個情人，是阮郁，（文生）當朝相公阮道之子。又說：蘇小慧眼風流，曾賞識了一位貧士鮑仁，慷慨贈金。後來鮑仁衣錦榮歸，而美人已去，感慨之餘，遂營葬西冷橋側，以報知己。此外自然尚多附會之說。但說她遍交仕宦名流，文人墨士，大概都是真的，因為也只有這些人才能把她捧起來！

「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棲鴉，孤山若有成雙日，不種梅花種杏花。」（鄭元祐詩）這真有些想入非非了。其實，生在那種時代裏做女人，嫁人或做妓女，原也沒有什麼兩樣。只是自己做了可憐蟲而還不知自己是可憐蟲的那些名妓紅伶之流，卻更為可哀吧了。

小名應喚菊夫人

「西湖應是美人湖」，可見有了西湖，美人是少不來的，而美人之中，有才女，有名妓，有寵姬，自然還有侍婢，「夫侍婢者，將來恐怕要變寵姬者也」，何況「侍婢」而「娟秀」，老爺們自然格外要另眼相看了。

孤山有菊香墓，據諸九鼎墓銘云：「菊香者，不知何氏婢女也，死葬孤山處士林逋墓側，問諸故老，傳自宋時，生前吟詠，慕處士之清高，歿後英靈，結梅花之伴侶，雅懷如是，娟秀可知。」又徐鉉詞序云：「余於己卯五日，汎舟西湖，尋菊香墓，見碑上刻「本司婢女菊香之墓」字」。從這兩則短短的記載裏，約略可知這位侍婢很有點才貌，正合乎老爺們的理想。而且必為所謂「本司」也者所寵愛，就是死了，也為之營葬勝地，既有營葬勝地的力量，則這位「本司」的官位，恐怕也不會小的。

老爺們的心理，原都一樣，雖然對學生們有時要認為是「偽」，加以歧視，但對於「菊香」一類的美人，即使真正是屬於敵儂的吧，也總和洋房、汽車、沙發、席夢思以及其他一切「親愛」的物資，一視同仁地接收起來，依然豐衣美食，兜風跳舞，真是十分寬容之至。

所謂菊香，其實不過是一堆荒土而已，連年代姓氏，也僅隱約可辨。然而，總之是一個「侍婢」吧，何況還是一個「娟秀可知」的「侍婢」，此所以老爺們要雅興勃發，為之修墓、建碑、撰銘、賦詩，而低徊不能自己了。可見老爺們其實是很有點多情的。

陳頤道（即所謂美人湖長）而且還築了一個秋芳閣，以祀菊香，據其詩序云：「得隙

地於孤山巢居閣西，爲菊香、小青兩女士修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爲夕陽花影樓，樓方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右爲秋芳閣，以祀菊香。先是，爲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智果寺西，因以祀祀秋芳閣中，詩以紀事，並索海內詩人和焉。「於是，自有那些自命『風雅』的文人清客，什麼『主人弔古情深，憐才念切』呀……的唱和一番，雖然肉麻，他們卻自以爲是有趣的。

最奇怪的是頤道的大姨太太管筠湘玉，（卽西湖應是美人湖的作者）於「西湖三女士墓記」中，卻頗以能列於寵姬之列自榮。她說：「主人氣誼雲霞，肝腸冰雪，玉臺有麗人之目，金釵列弟子之行，以筠之抱詩癖也，爲示風雅之淵源，以筠之耽禪悅也，爲講華嚴之普義。玉女雙鬟之石，供作硯山；蕊宮花史之圖，列諸屏障；視菊香雲友，未知何如，視小青則遭際較勝矣。」得意之狀可掬。然而，所謂現代的新女性，也不少甘爲閹佬大亨的私人秘書（變相的侍婢），並進而爲姨太太者，則又何怪於一兩百年前封建勢力重重束縛下的一個弱女子呢。

頤道把管筠比做西湖，很使二姨太太文湘霞吃了醋，於是，他又把她比做後湖，說是「西湖之勝，全在後湖。……後湖適當其中，殆西湖中之小西湖也，西湖可名美人湖，後湖獨不可名小美人湖耶？湘霞乃喜。」這是用自己的手，勾出了老爺們無恥的嘴臉。也只有這種人，纔會認出「芳娃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的所謂詩來，夫侍婢也，夫人也，「西湖」也，「後湖」也，在老爺們看來，其實都不過是一塊美麗的肥肉而已。而方外淨蓮還要說什麼「憐香惜玉眞風雅，莫作才人好色看」的鬼話，真是更令人作嘔了。

自負瓶沈身更死

相傳岳王旁墓，爲銀瓶小姐，（按今無銀墓，張景元岳墳小記：「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園闌。」則恐係指岳墳舊址而言。）王被害，其女抱銀瓶墜井中死。楊鐵崖樂府曰：「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城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爲我父緹繫，生不顧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或謂：「岳武穆女，值父兄之難，已等一死，猶慮嫂節未終，乃給嫂云：井有銀瓶，盍往觀矣。嫂信之俯視，輒拚之下，卽以身殉，故世稱銀瓶娘子。」與負瓶之說不同。但宋朱淑貞詩有「自負瓶沈身更死」，則又似確爲負瓶投井也。明田汝城西湖志餘云：「宋銀瓶女，武穆女也，聞王下獄，哀憤欲叩闕不能，抱銀瓶投井死。」明沈儀懋西湖歷談云：「江浙憲臺乃岳王故第，至今祠公爲土神，其庭前井，相傳王遇禍時，其少女抱銀瓶墜此井死。正德中，梁公材爲臺長，表其井曰孝娥，五清劉先生爲之銘。」史古父西村十記云：由錢塘門入至立夫家，竹下少憩，共遊銀瓶聖女祠，祠故岳鄂武穆王居也。王遭誣時，家屬俱徙嶺南，惟女抱銀瓶墜井死。」云云，均承認負瓶之說。

然而，依我看來，有沒有銀瓶娘子這個人，都很難說，考之史傳，岳飛根本沒有少女，有人說也許是姪女，也不過是一種臆測，不足爲憑。岳飛身後的傳說，本來就很多，如：「墓前有分屍棺，天隕八年，杭州同知馬偉鋸而截之，首尾分處，以示礙棺狀，隆慶五年，大雷擊折之。」天啓丁卯，浙撫造祠媚璫，窮工極巧，徙蘇隄第一橋於百步之外，數日立成，駭其神速，崇禎改元，魏璫敗，毀其祠，議以木石修王廟，卜之王，王弗許，

未必確有其事，無非表示後人對忠好的愛憎心理吧了。所以，給忠臣造出一個烈女來，也並非不可想像的。

不過，從這個烈女的故事上，卻又可看出了一些士大夫們的嘴臉。「銀瓶娘子」這個名詞，就多麼風雅！負瓶投井也好，騙娘子看銀瓶而擄之入井也好，總之都够得上稱爲「佳話」。從過去許多文章詩詞裏，不難看出士大夫的歌頌烈女是頗有點近乎欣賞的。「落花猶似墜樓人」，人家自殺，而他們卻比之爲落花，其意若曰：「好看得來」。王漁洋記王烈女云：「張秋王烈女名嬌，諸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而駿宕不羈，崇禎辛巳冬，張秋被兵，將犯烈女，大罵而死，血凝河冰，經春不化。」寥寥數十字，寫得何等旖旎風光，如果將他的下意識分析起來，我們將會看到一些什麼呢？古來多少國亡家破，兵災寇禍，一移到士大夫的筆下，就只剩一些「風姿絕世」的烈女，和哀感頑豔的韻事，這裏沒有血腥臭；看了倒不免有點飄飄然的！我敢斷定銀瓶娘子也是士大夫們搞的玩意兒，和岳飛身後的其他許多傳說之出於民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豈獨傷心是小青

「冷雨敲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這是馮小青焚餘草中的一首絕詩。現西湖孤山林公祠左，有小青墓。據支如增小青傳云：「小青馮姓，名元元，容態妙麗，通文翰，解聲律，精諸技，家廣陵，年十六，歸武林馮生千秋，以同姓故諱之。見嫉正室，徙居孤山別墅，馮姻楊夫人愛憐之，勸之歸。小青答書云：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蓋志節素定矣。卒以抑鬱病卒，有焚餘草，讀者憐之。」虞山蒙叟託河東之言，謂無其人，人多信之。但張潮虞初新志，載小青女弟紫雲歸馬壘伯。姚增增修遊覽志載：「入西湖路孤山，相傳有小青廬。」支傳外，又有馮猶龍所作一傳更詳。則小青又似確有其人了。不論如何，像小青這樣的女子，正有的是，她不過是無數千萬被壓迫婦女的一個典型而已。

幾千年以來，中國婦女在社會的「雷峯塔」下，早已失去了「人」的地位。「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是從這種社會裏產生出來對婦女的箴言。一個婦女不幸而有一點知識，發覺了她本身悲慘的命運，自然還會有什麼幸福可言呢？「薄命佳人」，並非做了「佳人」才「薄命」的，而是因為惟有「佳人」才能了解她自己的「命運」。

「閨秀」和「倡妓」的分別，也不過是關在金絲籠裏受人宰割，一是放在花園裏任人玩弄而已。從前名公鉅卿往往參差了許多「侍姬」「家伎」，（其來源有閨秀也有倡伎）高興的時候，他拿出來公諸同好，大家還要咏之於詩，載之於書，傳為「風流佳話」，真不知把女人當做什麼東西了。如袁才子廣置姬妾，自稱色福。陳頤道擁有一批「紅粉佳

人」，「金釵弟子」，儼然以美人湖長自命。他們也許還自以為是在「尊重」女性呢。某公會說：「閻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倡伎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這倒好像女人的不幸，是做詩之故，咎由自取的；而把那些「尊重」女性的操選政者，卻輕輕放過了。這手法雖然高明，但到底有些卑劣。

在這種社會裏面而有幾個覺醒的女性，熱烈地憧憬着自由的天地，如牡丹亭的麗娘，她喊着「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這不啻是無數千萬被壓迫婦女的呼聲！而且她不但敢喊，還敢於做夢，終于用夢來圓成了她的願望，小青恐怕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女子，支傳所載，還不過是一點皮毛吧。其實像這樣的癡女子，又豈獨麗娘和小青而已，如西湖都飛飛，其身世和小青也很相似，還有「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阿母，寶兒還贖幾多錢？」的詩句，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雖然她們到頭來都不過含怨而死，又給名公鉅卿們的詩文添一些好材料，然而，這樣的死，至少是對舊社會的一種無言的反抗！

偶同蘇小住錢塘

葛嶺智果寺西，有明女士楊雲友墓。據名媛詩緯云：楊慧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畫山水，湖上李漁所編意中緣傳奇，蓋爲慧林而作也。張逢辰悼楊姬雲友詩：「畫樓猶咫尺，寒食去年同，草憶裙腰綠，花銷人面紅，斷橋煙似水，殘夜雨兼風，那得空難恨，埋香佛國中，」自註：「墓在斷橋智果寺。」陳頤道美人湖才女紀事詩云：「楊雲友工詩畫，與林天素齊名，汪然明供養之，有隨喜庵寫斷橋小景詩。墓在智果寺西，然明於寺中設雲龕祀之。道光甲申，余得其梅花小像，山水畫扇，重爲修墓，且樹碣焉。」雲友的藝術天才，雖已不能親炙，但從董其昌的題跋裏可以略窺一斑。董云：「閩秀之能爲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繼爲楊雲友，彼如北宋歐陽偁，此如南宋慧能偁，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澹蕩，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搗樹三匝時。」又云：「以彼其才，用之作詩，何必減薛洪度，用之填詞，何必減李易安，而生世不諧，弗獲竟其所詣，可憐玉樹，埋此塵土。」由此可見雲友是很有驚人天才的，可是，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裏，天才對女子又有什麼用呢？縱然有一些所謂「憐香惜玉」的才子們替才女捧捧場，如汪然明等之於楊雲友，但又和花花公子愛提着一個烏籠兒玩玩有什麼兩樣。楊雲友的可憐身世，不過爲古來多少「才女」的命運作了一個寫照而已。

雲友的身份，大概類似今日之交際花，過去的所謂「才女」，很少不是做妓女或「交

「陸花」的，頂多也不過給老爺公子們做個偏房。女子中磐磐大才如班昭，尙且提倡三從四德，而輕視女才，難怪女子的才學只好和唱唱戲，彈彈琵琶同樣的淪爲專供老爺公子們消酒消遣的玩意兒了。黃其昌嘗以雲友身世，猶「桃樹三匝，無枝可棲」爲惜，其實，像雲友這種女子，嫁人不嫁人，反正都一樣，朱淑貞、馮小青，就是她的鏡子：

「朱淑貞，錢塘下里人，世居桃村，工爲詩，嫁爲市井民妻，不得志歿，遺有斷腸集。」馮小青，通文翰，解聲律，精諸技，歸武林馮生千秋，見嫉正室，徙居孤山，卒以抑鬱病卒。」這兩位雲友的同里前輩，總算已有了可棲之枝的，但不論爲妻爲妾，卻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所以雲友的悲慘結局，並無關於她的嫁與不嫁。

汪然明春星堂詩錄載有許多關於雲友的唱和之作，可見那些「才子」們會爲這「絕代佳人」顛倒過一時的。大概汪然明和雲友關係最密，所以當時有不少朋友勸汪置爲妾室的。但汪詩有「明珠可贖應無惜，俠氣寧能似押衙」之句，這豈僅表示了「才子」們的卑怯心理而已。張爾葆書有云：「寄語然明，幸毋草草，天素之感，尙在魂夢，勿再蹈何如。」則更可知上當的還不止雲友一人，楊雲友爲斷橋小景誌喜詩云：「經年不復見湖山，重到西冷載月還，風月何如今日好，天應爲我也開顏。」從這一瞬的微笑裏，更流露出了長年積壓她心裏的無限苦悶！

杜鵑血染女貞妓

除掉老爺們自己，以及供老爺們嫖嫖的妓女、戲子之外，老爺們總是提倡貞節的，所以，老爺們筆下的文章，連篇累牘的是歌頌貞女烈婦，老爺們統治下的世界，也到處有的是貞烈牌坊。西湖是老爺們的一副鏡子，有蘇小小，有馮小青，有菊香，自然也不會沒有像鄭淑娥那樣的貞女。

鄭貞女墓在西泠橋西，有秋瑾女俠墓咫尺相望，這兩位清末的女性，卻劃出了兩個不同的時代。攷貞女「清副將尊友女，湖南湘鄉人，習書史，工詞翰，字嘯某，未幾殤，聞耗號泣，誓奉親以終，遠近聞其才貌，求婚者踵至，父奪女志，將議擇婚，女爲絕命詩十餘首，自縊死。父悔之不及。以女好遊湖，乃葬之於此」云云，不管這段記載的可靠性有多少，不管貞女的上吊是被迫還是真的由於自願，但一個女孩兒竟爲了一個不認識的未婚夫，而犧牲其一生的幸福乃至整個生命，總是違反人性的！所以，貞女的自殺，無論如何還是被殺，劊子手即使不是她的父親，也是支持她父親一代的老爺們的統治並爲他們所擁護的禮教！

於是，我想起了畏廬瑣記所述的「嚴禁貞烈」一事，云：

「閩中少婦喪夫，不能存活，則徧告之親戚，言將以某日自殺，而爲親戚者，亦引以爲榮，則鴻資爲之治櫬，前三日，綵輿鼓吹，如迎神人，少婦冠破袞服，端坐輿中，遊歷坊市，觀者如堵。有力者，設筵飲之，少婦手鮮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誕子者，則就其手中乞花，用爲生子之兆。三日遊讖既盡，當路結彩棚，懸彩繩其上，少婦辭別親戚，慨然登

巫，履小筵，以頸就繩而歿，萬眾拍手稱美。「當其生前「不能存活」，而親戚和有力者卻袖手旁觀，要等到她背上吊了，這才拿出錢來，替她鋪排死場面，爲的可以「引以爲榮或拍手稱美」。誰說閩中少婦是自殺的呢？那個劊子手即使不是親戚和有力者，至少也是他們所代表着的禮教，難怪後人要罵「吃人的禮教」了。但禮教吃人，還是要通過了人的，所以，到底還是人吃人！」

記得前清某舉人，爲了要造一個貞烈牌坊，把自己親生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活活的關在一間房子裏餓死，叫做殉節。還有追着年輕姑娘抱了死丈夫的木主拜堂同床，叫做守節的。你能想像她此後長長的一生的日子嗎？在這吃人的社會裏，有多少千萬像「家」裏的梅芬那樣命運的女子，默默地死去，或者在老爺的心眼裏認爲是轟轟烈烈地死去。什麼烈女傳呀，什麼貞烈牌坊呀，是建築在多少女人的眼淚和血污上面！有人說：「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舉目看看，除掉上海小姐或交際花式的所謂婦女解放以外，「家」的時代真的過去了嗎？

秋雨秋風愁煞人

西泠橋西，宋義士武松墓之旁，有鑑湖秋女俠墓。這位女革命家居然和景陽崗打虎的好漢在一起，倒也有趣。不過，我以為革命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所謂「豪俠」，到底有所不同，不知為什麼要把秋瑾稱做女俠，而且據說還有人寫成「荒江奇俠傳」，實在有點好笑！要知作為一個革命家，決不是傳奇的人物，而只是一個真實的平凡者而已。其實，在鼎革之際，慷慨獻身，為真理與自由而戰鬥的女人，比比皆是，秋瑾不過是她們的一個代表罷了。風雨亭可歌可泣的本事，正是千千萬萬為革命而犧牲的中國兒女們的一篇史詩，也就因此，她所以才被人民大眾那樣的崇拜追悼的吧。

關於秋瑾之死，有這樣一段記載：「徐錫麟事敗，誅求同黨，密電捕秋瑾，紹興府貴福因與秋瑾有舊，下東邊瑾入署，欲就席間捕之；而瑾已覺，逡巡不往，貴遂發兵圍大通學校，死數人，搜得之。親坐堂皇，……不待其供即定讞。方其受鞫，只供一秋字，續成「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貴福即曰止，即命拉下。……因見中丞，中丞大驚，以電話詢鐵路總辦湯蛰仙，問秋瑾如何人？曰：革命黨也。遂議就地斬決，再申。中丞，增韞也。秋既入獄，至明日薄暮，忽門外人聲鼎沸，喚啓門，門闢，燈光燭天，兵士列隊如臨敵……乃與縣官約三事，請作書別親友，臨刑勿去衣，勿梟首示衆，縣官依違之。即有兵前後擁掖，秋忿曰：吾固能行，掖何為？至軒亭口，復云，容我一望，有親友來別我否，張目四視，冥然深夜。」一個偉大的婦女界的先驅者，就在這無邊的黑暗裏，被鬼鬼祟祟地謀殺了！

秋瑾死後，「宗族懼連坐，尸棄中野，莫敢收，桐城吳芝瑛極稱其冤，乃鳩資購隙地，西冷橋畔葬焉，御史常徽據以入奏，以爲憫刑辜法，莫過於此，有旨平墓，嚴拿吳芝瑛、徐寄塵等，卒賴美教會庇說，始逃免。秋墓卒廢。革命後，乃稍稍修葺之，盡復故觀，構亭其西，曰風雨亭。」如今紹興的龍山上，軒亭口，也都巍然地屹立着萬人瞻仰的亭碑，秋瑾依然活在千百萬新中國兒女的心中。然而，當日那些峨冠軒車的知府、中丞、御史們，卻煙消雲滅，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據畏廬雜記云：「論殺秋瑾者，某某也，聞拜秋瑾之墓者，某某亦在，余爲之捧腹。」這又使我想起有人這樣地描摹着「庸人」：「他們也會反轉來，跟着人家敬佩自己所謀殺了的天才，崇奉禮拜自己所釘死了的先知先覺，還要傳誦天才們所發現的真理，更要搶着享受先知先覺所創出的人羣的福利，然而，他們都沒有真的感激與尊敬之心，因爲他們又已經在殘害着新的天才和新的先驅者了。」

西湖歌舞幾時休

西湖燈市，南渡爲盛。「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迺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蕭鼓，每至四鼓，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婆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至元夕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李賀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煙，盤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香隨步緩，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絳門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

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都人士女，兩隄駢集，歌譜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藍，鬧竿鼓吹之類，……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吳子和賦「喜遷鶯」云：「梅靨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鬥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鴛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大可絕，難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

香十里，一鈞新月。」

從這幾則短短的記載裏，可以看出南宋的奢侈繁華了吧。然而骷髏上跳舞，到底也不會長久，「淳熙十九年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斗直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穢亦與米價等，又數日糟穢亦盡，乃以油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於市，至有合家結袂把臂共沈於水者。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這時，那些皇親國戚，貴璫豪門，縱然還有雅興，提倡龍燈龍舟，也恐怕沒有人欣賞附和了吧。

不過，人們總是健忘的，何況時間一久，血痕已沖洗得乾乾淨淨，於是，西湖又是那麼一個媚人的「銷金窟」了。陶菴夢憶記「西湖七月半」云：

「杭人游湖，已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輜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連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輿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輜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僦舟近岸，斷橋石燈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嗚呼，可謂盛矣，然而南朝一去，也終於成爲「夢憶」了。

如今遊湖已無「趕門」之煩，因爲連城也沒有了。但，舊日繁華，終難再得。雖不無巨宦豪賈，黠設昇平，可是都人士女，連「麥稀飯」都成問題，那裏還提得起「歌舞」的雅興來呢！

春來三竺看香汛

關於西湖香市，（或稱香汛）張岱在「西湖夢尋」裏有一段極生動的描繪：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飛來峯，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西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鬪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通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有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響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醜。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暝，波紋如綾』，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間都，不勝其村畝野婦之喬畫，芳蘭蕙澤，不勝其合香炷萎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吹笙之聒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揀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落飢，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

到了清代，昭慶寺修復，香市也復了原，「杭俗遺風」記當時香市的盛況云：「二月十九，觀音聖誕！……十八日，文武百官，自撫臺以下，親往拈香。……百姓有集會者，均於十八日晚間出城。所以，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燈，至廟不絕。……自城門至山門，十五

里中，挨肩擦背，何止背萬萬行人。」又云：「下至蘇州一省，以及杭嘉湖三府屬，各鄉村民男女，坐船而來杭州進香，均泊於松木場。其船有千數之多。……其能來者均係鄉下土財主，所帶銀錢，無不豐足，故昭慶寺前後左右，各行店面，均皆雲集，名曰趕香市……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敵不過春市一市之多，即如沿途乞丐，其錢亦可乞得作一年糧草也。」

今日的西湖香市，已不再湊集於昭慶寺一帶。上海的摩登仕女，更喧奪「肩掛黃袱腰繫紅帶」的鄉下香客的地位，而成爲杭州人「創黃瓜兒」的主要對象了，雖然物價狂漲，大家都喊着活不下去，可仍不缺乏那些有錢有閒的人，來支持這個一年一度的香市，因此，天然和尚，吳山道士，依然大有「白手求財，吃着不盡」之樂。有一位高僧對我說：「寺院建築在名勝之處，也是一種宣傳的方式。」難怪西湖寺院特別多，紳士淑女們遊西湖又拜佛，現世的享受，和來生的修行，一舉而兩得，自然何樂不爲，杭諺云：「三冬靠一春」，連整個杭州的經濟生命，都還叨了這個香市的光呢。要是沒有這個香市，杭州的市面乃至政府的收入，都是不可想像的。實在說來，除掉一個西湖和幾個寺院以外，杭州又有些什麼啊！

畫船名好記當年

自有西湖，即有畫舫，宋明之末，遍地烽燹，臨安獨完，士大夫多避居湖上，徵歌選勝，以醇酒美人自娛，故畫舫特盛。清馬曰璐西湖畫舫記有「工皆倒載，重開天水新談；（錢希言桐薪云：宋時西湖御舟篙工皆在篷上，倒載以行）形盡重樓，更憶家山清事（明湖船有樓）」之句，可以想見宋明湖船的規製了。

秀水朱竹垞先生曾作說舟一篇，給歷代湖船做了一個總記錄，其命名有以形者，有以色者，有形色雜者。其後錢塘厲鶚（太鴻）「緝叢故冊，自宋元來及近時著舊所造，又得數十條，連綴於後，間有增注，都為一編。」名曰「湖船錄」。其名有「龍頭、明玉、百花、十樣錦、青翰筋……等，近百種之多。後丁奚生著續錄，又增加了數十則，湖船名稱雖極繁複，但其規製卻恐怕並不如此，同一類型的湖船，由主人之所好，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名稱的。其中可考的則為宋之「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五百料約長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餘客。皆奇巧打造，雕欄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明末汪然明製的「不繫園」，據其自記云：「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為舟，四越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堆貯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醉墨。出轉為廊，廊升為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颺蹴浪，欹樹平橋，則卸欄卷幔，猶然一蜻蜓耳。」這簡直是一種水上別墅。汪嗣後復作樓船，顏曰「隨春庵」，規製疊更，臺閣窈窕。「明湖船有樓，其規模之大，當可想見。白廷玉西湖賦：「明玉坐百客而有裕，總勝列四筵而才半。」明玉、總勝，俱

係宋湖船名，則可知宋船規製，尤爲偉大，西湖遊覽志謂：「明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艦艙敞豁，便於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跡，此其尤勝者也。」但明湖船和現在的畫舫比起來，則又不啻大巫見小巫了。讀汪然明「驚飄蹴浪」之句，想起來宋明的西湖，烟波香渺，恐怕也不是現在的十里湖光所可比擬的吧。

湖船規製最別致的爲「浮海檣」，「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附浮湖中，編蓬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於附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幾席鼈豆，旁及彝鼎香洗茶鑑棋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至於和現在「游艇」一樣的湖船，那時也有了。如「讀書舫」，沈愚公大繪製。「一漁艇耳，飾以朱闌布幕，內惟香爐茶鼎盞杯竹榻而已」。不過，現在可以坐臥的不是竹榻，而是沙發吧了。

現在湖船只有畫舫游艇兩種，畫舫可容兩席，游艇宜坐四人。戰時爲了避免資敵，湖船均鑿沈水底，不料風光旖旎的西子湖中，也會有此「破釜沈舟」的壯舉。勝利後逐漸恢復，但物價高壓，游事不盛，畫舫已改做擺渡船，當年笙歌艣詠的流風餘韻，已渺不可追尋了。姚江符曾有「不見春聲肆管絃，畫船名好記當年」之句，讀之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可憐人賤不如泥

「趙雲松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舞」，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這故事誠然是有趣的，達官貴人名流雅士們總愛寫點有趣的玩意兒，就如「黃胖春游」吧，也決不是棄兒埋子的愚民們所能想得出來的。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韓侂胄以春日宴族人於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黃胖」，將線繫其首，累至數十。」這就是「黃胖春游」的出典，也真是有趣得來！但即使大人先生們，也不是常常能如意的，韓師王既醉且飽，雅興勃發，令族子仙曹賦詩，仙曹即賦一絕云：「腳踏虛空便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寫得來，沒有不粉身碎骨，什麼都完了的。但仙曹到底還年輕，不知真話不好說，那是要煞風景的，這首詩終使「韓王怫然，不終宴而散。」

如今是連影子都沒有了，但在南宋時代，孩兒巷（舊名輒街巷）確以售泥孩出名的，韓王的「黃胖」，也許就是這裏的出品。武林舊事云：「泥孩兒，號摩羅羅，製極精巧，有飾以金珠者。」許斐梅屋四稿泥孩兒云：「牧瀆一塊泥，裝塑蕊華修，所恨肌體微，金珠藏不起，雙罩紅紗廚，嬌立瓶花底，少婦初嘗酸，一玩一心喜，潛乞大士靈，生子願如爾，豈知貧家兒，呱呱瘦於鬼，棄臥橋巷間，誰或顧生死，人賤不如泥，三嘆而已矣。」自古以來，人總是最不值錢的。一個泥娃娃，卻裝扮那麼華麗，甚至連金珠都戴不起，而那些有肉有血的人娃娃，被丟在冷街荒野裏，竟沒個人去理睬。有的索性一乾二

淨，拿起鋤頭來，活活地埋掉，免得這小生命再在人間受罪。埋兒溺女，大家看慣了，也就無動於中。倒覺得「黃胖春游」，以及「泥娃娃做生日」一類的故事，是很有趣的了。

今日有人對「狗坐飛機」，「熊貓出國」的新聞，不禁感慨系之，以為人不如獸。然而豈知人本就運泥也不如的。那些以天文數字估計地皮，不必說了。就是田裏的爛泥，也不知要比人貴多少倍，偶然翻翻舊報，就看到這樣一段消息：「災區米貴如珠，人肉卻低廉之至。郴縣和廣東毗連，在那裏以千元就可購買少女一頭，人肉販子常常把她們運到曲江開班營業，已經破獲了好幾件。」以當日的市價計算，千元還買不到豬肉一斤，而一擔爛泥，恐怕倒值好幾斤的豬肉價錢呢。真是何不幸而為人，要是能變個泥娃娃，那够多好啊！

金張王介老編年詩「康熙癸酉秋闈試畢，歸家解嘲」云：「形貌雖衰心尙孩，喧喧一例選場回，三年消繳三場吉，三個膠泥蠟燭臺。」注係孩兒巷泥人鋪所出，則可知孩兒巷還有這樣一段有關科舉的故實了。孩兒巷出售泥孩兒，歷宋元明而不廢，大概到了清代，方告寂然，而所謂「膠泥蠟燭臺」，也已停發，成為先代科舉的陳蹟了。

七星缸壓火龍飛

玉皇山有七星缸，「七星缸者，清雍正間李衛以杭多火患，形象家謂此山爲離龍之祖，乃於山腰創置鐵缸凡七，仿北斗七星排列，外鑄符籙，朔望省視缸水，少則注滿，蓋取用坎制離之義。」杭州淪陷時，這七隻鐵缸已被搬動過，（據說是敵人想把它們劫走，以笨重難移而未果。）排列的次序搞亂了，鐵缸裏的水，也沒有人經常去省視注滿，上山燒香的善男信女們，卻把剩在缸底的一些污水，當做聖藥，拿來洗眼睛，大失「用坎制離」的原意，我想，形象家也許要說：這就是今日杭州之所以多火患的緣故吧。

然而，杭州火患其實一向就沒有少過的。清人毛奇齡會著過一本杭州防火議，他舉出杭州在三年之間，發生兩次空前的大火，第一次從鹽橋到菜市東街，縱橫十餘里，六萬餘家，燬成灰燼。第二次則爲孩兒巷一帶，損失相仿。毛氏親眼看到他的寓所被火舌所吞滅。於是他寫了一篇洋洋大觀的萬言長策，引經據典地證明杭州火患的原因，其實並非起於離龍之祖，而是杭人造屋，多用木竹，易於引火之故，因此，他主張改造磚屋，以防火患，這些簡單的道理，竟很化了一些博雅的考證工夫，這在今日看來，自很好笑，但在當時恐怕倒是必需的。

不過，到了今天，除七星缸外，木竹的房屋和火患也還是都傳了下來。寒夜深巷，我們又可聽到那頗有古意的聲音了！

「寒冬臘月，樓上樓下，灶前灶後，雞鍾焙箱，各家火燭小……心。卜卜卜……」
此風起自清初，「每歲冬至節前後，至臘月盡止，大街小巷，即有喚小心火燭者。因

杭城常多火患，冬月天乾風燥，容易惹火，故喚之以作警告。喚之者爲本里地甲，每喚五日，向各家抖米一次，謂之平安米。」這顯然已知七星缸之不足恃了。但在火燭小心聲中，也正是水龍如飛的時候，街頭巷尾，常常擁着潮水似的行人，那是看火燒去的。

「隨江觀火，」這是中國人一句最得意的話，既壯觀，又無危險，真是豈不快哉！有看火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火燒，但如果燒的是自己，那就沒有那樣「寫意」了吧。不過中國人也有一種辦法，卽歸之於命運，操縱這命運的是火神，因之，火神很爲杭州人所尊奉：「火神誕辰在六月廿三，佑聖觀中敬演神戲一月有餘，此外各里各段，有當鄉老或稱道兄者爲首糾分，日則祀神用歌司打唱，夜則花調等書，通宵熱鬧，夜夜不絕。」（杭俗遺風）在中國做神，愈兇愈走運，如火神瘟神之類是，因爲有人怕他也，往往大火燒之後，災民們就忙着給火神演戲賽會，似乎是酬謝，其實是賄賂，但也不敢望他不再放火，不過只要稍爲客氣一點，不比這次更兇，也就心滿意足，吾神萬歲了。

百年劫盡紅羊去

如果萬事都有個定數，則做奴才的自然不會怨天尤人，即使像豬羊一樣被虐待被屠殺，也大可心安理得的了。「南宋古蹟考」載：「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門（清波門又稱暗門）竹園山也。」於是乎，可見南宋京都大屠殺案，慘則慘矣，但其實是定數，不必怪金人的。到了明末，滿清韃子的入侵，當然也是定數，其朕兆恰巧也見之於清波門。

「周處士大纜，字恢，十二補諸生，十八喪父，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大纜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互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獷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退衄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其從行攬笏者數千人，忽夜叉領其衆往迎，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掌，血肉狼籍，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又驚問其友曰：「若此亦不見耶？」對曰：「然」。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即誓不入城。」這件事之怪，倒並不怪在他問了三次「若等見乎」，而友人都曰「不知不見」，而是怪在這件事的記載，卻出諸清人之手。清人的主子，當然不會自擬於「夜叉羅刹」之列的，也許指的是張獻忠李自成等的流寇，但由此也可見「貴人」們的遭劫，已是定數，清族入主，不過應天順命，爾小民等理應踊躍三呼的了。

依此類推，杭州在敵人鐵蹄下被蹂躪了七八年，也莫非定數。所以，如今清波門附近

的城隍山上還建有「火牛劫」的碑亭，火者丁也，牛者丑也，火牛就是丁丑——「七七事變」的那一年。劫出佛典，含有「數」命的意思，五十年一小劫，五百年一大劫，原是無可避免的。於是，逆來順受，成爲奴才們唯一最好的辦法。「七七事變」自然可說是大劫，無數千萬的男女老幼，都在這浩劫中做了「冤魂」，說是「冤」，還有些不妥，因爲遭劫既是數有所歸，命中註定，還有什麼「冤」可言呢？敵人來了，是「數」；被敵人強奸，屠殺了，是「命」，除逆來順受外，沒有第二條路；你要喊「冤」嗎，最好是懺悔，所以，「火牛劫」規定每年請高僧拜懺，以慰「冤」魂。然而，就是如此，也還不能得到敵人的諒解。主子只准被損害被虐待的奴才對他笑的——感恩的笑。流淚就是反抗，即使是懺悔的淚，「劫」固可解作「數」「命」，但也近乎「苦」「難」的意思了，敵人認爲姦淫擄掠就是「親睦」，殺人放火就是「和平」，這還不够你感恩歌頌嗎？竟還要認爲是「苦難」，豈非該死之至。所以「火牛劫」還是遭了劫，一直到勝利以後才敢公開。由此可知即使逆來順受，甘居於「劫」，也未免有時而窮，連要做奴才也都是不容易的，到了奴才也做不下去，不願死，就只有從「劫」裏跳出來了吧。根本打破了「劫」和一切「數」「命」的觀念，才是永遠不做奴隸的保證。

荒邱應有招魂聲

站在清波門外的一大片公墓間，我不禁想着這地方也許就是南宋的聚景園，據「南宋古蹟考」：「聚景園在清波門外，舊名西園。孝宗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又斥浮屠之廬九以附益之。亭宇皆孝宗御扁，有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芳華亭、花光亭、瑞津、翠光、桂景、豔碧觀、瓊芳、彩霞、寒碧、花醉、澄瀾等目，及柳浪、學士二橋。」這不，是和紅樓夢裏的大觀園一樣的精華嗎？而且，這園裏進進出出的不是官家娘娘，就是王親國戚，更比大觀園闊得多了。「乾淳起居注」紀：「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幸此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坐瑞津西軒，入御筵，都管使劉景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侑舞，各賜絹，遂致錦壁，賞大花牡丹約千餘叢，又至清輝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中，申刻泊花光亭，仍至會芳少歇，還內。」看起來真是瓊宮仙府，小民們連做夢也不敢望一望的。任希夷聚景園宴集詩云：「晚排闥披雪霧，身躡仙蹤遊禁宇，始知天上自清涼，不信人間有炎暑，……」把當時天上人間的消息，給透露了一點出來。可是，好景不常，就在同時代人的詩裏，已經有「盡日垂楊覆御舟」和「空鎖名園日暮花」之句了。

如今，要是不去翻翻舊書，誰還知道這堆荒塚的底下，會埋葬了數百年前的御園勝蹟呢？有人說，死是最平等的，皇帝和愚民，將相與走卒，同歸邱壠，什麼也帶不去。「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這真是那些叱咤風雲，把無數千萬骷髏造成自己寶座的曹阿瞞之流的悲哀。然而，即使如此，大徹大悟的人到底也不多，甚至還因為感於「浮生

若夢，爲歡幾何」而更荒淫無恥起來，此所以毀了一個「聚景園」，又有另一個「聚景園」跟着產生。其實，就是到了死，也並不見得就會平等的，即以這一大片公墓而論吧，它是約佔數百畝的一塊荒土，包括了密密重重的成千萬的墳頭，幾乎沒有一點隙地。據管墳人說：這地原是回同堂的，「昭和時代」才給開放，回同堂以外的人也可使用了。但大概都是窮苦人家，買不起墳地的。這使我不禁想起了那些活人，有的一個人佔有幾幢洋房，讓它空着；有的好幾家擠在一間屋子裏，氣多透不過來。甚至有連屋子都沒有，只好宿在露天。誰說死是最平等的呢？那些華貴的墓道，不也是佔有了幾百畝的空地，和這荒涼的公墓成一強烈的對照嗎？

這公墓裏成千萬的墳頭，還是可以看得見的。而在這些墳頭底下，更不知有多少坍塌的墳墓，一代一代的堆積上去。我想，他們都是遭着同一命運的人物吧。我是送我的一個死去的二歲半的孩子凱兒到這裏來的，因此看到孩子的墳墓就不覺停下來，竟發現它們佔了半畝以上，而且多數還是新的，這說明了些什麼呢！

我的孩子要是生在有錢的人家，原是可以不死的。是的，這裏有多少冤死的小生命，都只爲了一個貧窮！戰亂帶來了更多的貧窮，貧窮促進着兒童死亡率！新的一代還沒有生長，就已經埋進黃土裏去了，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呀！新「聚景園」裏的天人們，高擡貴手，救救孩子吧！

前面是玉皇山，右面是錢王祠，和柳浪聞鶯，左面是蘇堤春曉，朝霞夕照，湖光山色，真是「天堂」，誰知就在這「天堂」的中心，烙印着這一個不可磨滅的創痕！「從此春風秋雨日，荒邱應有招魂聲。」但是，我又覺得應該招的倒是那些活人們所失去了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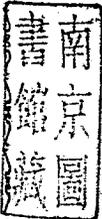
卅載滄桑付舊編

偶然從舊書攤上買得民初出版的「西湖指南」一本，油光紙石印，共二十一張，裝幀簡陋，定價「每本大洋六角」，如以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的物價指數計算，當在十萬元以上。而當時的成本，即以今日的幣值估計，頂多也不過三五千元。一本書的利潤竟可超過成本三四十倍，這從今日一般出版界的情況來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奇蹟了。現在杭市書坊上關於指南一類的書，已達七八種之多，大概都附有銅銻版製的各種照片圖表，內容雖然差不多，但在形式上顯然是力求精美的，因此，成本都相當可觀，也以十六年十二月的物價指數計算吧，每本約在二萬至五萬左右，可是，定價頂多也沒有超過五萬的，拿到代售處，還到打個對折，雖然可拉點廣告湊湊，但要賺錢卻不容易。

杭市某書店老闆和我談起關於出版西湖書籍的一切，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他說：「從前六藝書局印過一批西湖掌故之類的書，也是一個同行朋友搞的，他和印刷廠熟悉，只隨便給一點印費，有時甚至送一點茶葉就算了。那時印費也便宜得很，所以可不計較。白報紙自然更沒有什麼限制呀，配額呀，買他幾塊錢，就著實用不了。然而，現在可不行了，印費起碼要講千萬，白報紙一兩百萬元一令，我們印行的西湖指南，無非做做廣告，是蝕本的。拿到攤上代售，三折四扣，不必說了，要去結賬更傷腦筋，他要等你忘記了才來還錢！」這雖然說的是西湖書籍的出版狀況，但也可透視出目前國內一般文化事業的困難情形。

就在民初出版的那本「西湖指南」裏，也可找出一些關於物價的珍貴資料。如「今則

惟水月樓（畫船名）猶存，可容五席，除令節外，每日八九元，再次則每日四五元至三元。最小者曰四不象，取價甚廉，多則一元，少則數角，即可徜徉竟日矣。瓜皮艇俗名划子，自晨至晚，需價五六角，酒錢亦可在內。若逕至岳墳茅家，則亦有搭船，昔年每客十文，今雖略加，然多予數十文，便道聲多謝。……沿湖酒家皆惟樓外樓、兩宜樓兩家，其後有仙樂處，今改壺春樓，岳墳大街有杏花村，廟前有宛香春，花港觀魚之南有某酒家，綜計酒樓共有六家，各色小酌均以二錢起碼。……茶肆湧金門外有西悅來、頤園、仙樂園，昭慶寺前有景春樓，以上四家，茶酒兼備。茶例內堂每碗五分，外堂每碗則十數文而已。」以今日的物價指數來計算，船價也不算低，但茶酒錢則便宜得很多了。所以划船的大有餘錢可以沽酒，決不致如今日的連飯都吃不飽，而一般消費者（主要是公教人員）拿出五六角或一兩元來，在其全部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很小，所以，也容易多拿幾文錢，到處博得多謝之聲，用不着如今日爲了幾千塊，吵得面紅耳赤。然而，當時的茶樓酒館，卻沒有今日這樣多，這樣漂亮。一方面是普遍的貧困，一方面卻又有的揮金如土的人。從歷年西湖指南一類的書上，是也可以看出社會矛盾的深刻化的。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西湖古今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國幣四元（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

著	者	沈	鳳	人
發	行	社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鏞
印	刷	大	東	書
發	行	大	東	書
發	行	大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	書
發	行	大	東	書

